

中華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出版部

葉聖陶 牧野 主編

新 三 期

莽原出版社發行

南京圖書館藏

筆陣

新三期 目錄

今天創作底道路 (論文).....

郭沫若

人的歷史 (論文).....

孟引

刀環夢 (小說).....

陳翔鶴

贈麗娜.....

歌德作 S Y 譯

詩 只要命令一下叫我們出動.....

柳倩

選 嘉陵江岸的賣花女.....

禾波

懷鄉曲.....

德白歌作 S Y 譯

論詩的想像 (詩論).....

王亞平

九年以後 (獨幕劇).....

陶雄

小報告一則 (創作經驗).....

老舍

封面設計.....

謝逸生

會務報告.....

總務部

編後記.....

出版部

編輯者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出版部
葉聖陶 牧野

經售者

成都祠堂街一二五號
原出版社
姚樹南

重慶 華中圖書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讀書出版社

進文書局

文學書局

互生書局

華僑書局

集美書局

青年書局

大漢書店

因物價漲落不定本刊暫不預訂，特設自由訂戶，預繳訂費若干寄定本刊為止。

今天創作底道

高 士

前些年辰我們有幾位朋友組織創造社從事文藝活動的時候，曾經有過這樣的號召，便是本着內心底要求以圖個性的發展，頗引起了一部份人底的非議，以為這便是創造社主張「為藝術的藝術」而非「為人生的藝術」底供狀。直到現在，在好些人底文壇回顧裏面，還反復着或人云亦云地沿用着這樣的見解，這其實是極膚淺的無批判的批判，無論任何能發生價值的活動沒有不是本着內心底要求，以拿最積極的革命活動來說，假如你不是本諸內心底要求，即是沒有深切的自覺，那你只是盲動、蠢動、或帶革命，你必然會得不到結果或生出相反結果。無根的樹木是不能存活的，無源的水流是容易枯涸的，這不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嗎？有自覺性的活動必然能收到它的相應的成果，從活動者個人來說，便可以得到他的個性底發展。這誤解釋起來，我們可以知道創造社同人底那個號召，其實是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的極應分極謙抑的說法，他們只是沒有誇大他們的成果會對於國族或人類發生怎樣的作用而已。

「為藝術的藝術」，在歐洲固然是曾經有人號召過，在中國就是目前似乎也還有些人任以此自豪，事實上只是不通的一個偏見。無論任何藝術，沒有不是為人生的，問題只是在所為的人生是為極大多數人，還是為極少數人；更進是為極短暫的目前，還是為極長久的永遠。這便可能有些矛盾底交錯。假如是為極少數短暫的目前享受，如世紀末的一些個人享樂的利那主義派的的文藝，或者便是所謂「為藝術的藝術」派吧，我們認為是沒有多大價值的。但即使最為極大多數人的享受，而以為的是極短暫的目前，就如迎合低級趣味的一般的通俗文藝，這是同樣地沒有價值，而且有時是更加有害；因為它所害的不是少數的個人而是多數的大眾。又假如是為極大多數人極長久的永遠享受，便更深地進入淺出，體現着永恆的真理，而又平易近人，始終是極新鮮，極明朗，極健康，極有力的那類作品，我們認為是可以算作理想底極致。但如為的極長久的永遠，而在目前僅能得少數人的了解，或因理念深刻，難於把握，或因表現特異，脫乎常軌，文藝史中每不乏這樣的先例，便是當代無

開而日久彌光的作品，那價值由它本身便可得到證明，它根本為的是永遠，而結果也就是為的極大多數的人生。再詳細的分析，則價值底久暫與接受者底多寡，應該還可以得出無數的等次，但我們儘可以不必要在這些空洞的問題上多費筆墨。藝術是價值底創造，它根本是為人生的。怎樣的生活，無論是內心的或外在的，才可以使人美滿，怎樣的自然和社會才適合乎美滿的人生，如何而終可以創造那些美滿者適合者或消滅那些相反的部分，這是藝術底一些基本問題。這些命題，和文化部門底其他活動，事實上是一致的。它們並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不同的只是方法和態度，譬如以科學言，它的究極目的，同樣是在乎理想的人生之創建，但它幾乎純是由理智活動去分析、提煉、綜合、應用，而偏重於物質建設。藝術則多靠情意活動去體驗、想像、批發、構成，而偏重於心理建設。而兩者亦互相為用，德國的物理學家赫爾牟和蘇會說過：「自然科學是須要有藝術家底幻想力的」，而藝術家更斷然不可缺少科學底教養，例如近代的建築、雕刻、繪畫、音樂，實際是以力學、解剖學、色彩學、光學、音響學等為其基礎；而近代的文學，無論是小說、戲劇、詩歌，除應有關於自然科學底豐富的常識之外，尤須仰仗於心理學、精神病學、社會科學等底結晶。誠然，一人的底智能是有限的，普通近代的科學知識，那在事實上是不可能。但要作為一個有力的文學工作者，在廣範圍內的智識是必須具備的，或者對於某一部份的科學有相當深淺的教養，在創作上也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創作」這名詞，在日本方人方面習慣下是差不多用來專指小說底制作和其作品。戲劇文學有時包括在內，而詩歌便全然除外了。這個偏頗的習慣在中國似乎也受着感染，而且變本加厲，不僅戲劇被拋在創作之外，而且像詩歌或「詩人」有時竟成了嘲笑底對象。這種風氣是應該改變的，我們現在採用着「創作」這個名詞是把它解釋為一切文藝作品底創製，無論是小說、戲劇或詩歌，乃至文學以外的各種藝術部門底作品，都應該是「創作」。但我在這下文裏面，我只限於文學部門提供一些意見，文學以外的部門我是不想說及的，因為我的能力有限。

文學本身有進展和分化，這是初步的常識。古時候的文學是限於有韻的詩歌的。在歐洲，詩有抒情、敘事，劇詩底三大分類，後來敘事詩發展為小說，劇詩發展為話劇，詩歌底領域裏面就只剩下抒情的部分了。即使從廣義來說，應該把小說和戲劇都稱為詩，但從狹義來說，則詩是只限於抒情詩的。中國的情形雖然稍有不同，但也並無大異。中國的古人說：「有韻者謂之文，無韻者謂之筆」，文章豈容詩歌所獨佔。中國雖然沒有長篇大作的民族史詩，但如周詩中底許多韻文對話故事（這種故事，莊子中最多，但要通曉古韻方纔讀別），漢魏底賦，六朝以來底駢文，在形式上都是詩，都可歸於敘事詩底範疇。拿民間文學來說吧，周歷代的彈詞和鼓詞，都是屬於這一類的。中國的創詩乃至一般的戲劇活動最不發達，本來由周秦諸子底韻文對話，再加上進化底過程，便可以成為詩的，但中國的古代文學不會向這條路發展。韻文對話是發展成爲了賦，但只是把對話無限制的延長，人物却只停留在兩三人底簡單。古代文人對於形式的株守是可以驚人的，一種形式可以株

守到幾百年乃至一兩千年而無多大發展。這原因大約是由於中國社會長期定型化，或許也怕是中國人很少創造形式底天才吧。中國的戲曲是到了宋以後才發展出來，而且是直接或間接地受着印度底影響。由元人底雜劇發展到皮黃，戲劇在構成上是經歷着複雜化的程序，但始終未脫離歌劇底底數，雖然有些不大契合，我們普通可以稱為劇詩的。

不過我們中國人對於詩的鑑別可以說特別敏感，自周以來，我們對於詩的認識就不多就只限於抒情，詩三百篇便純粹是抒情之作，有這些人以中國無雜大史詩為遺憾。在我看來，何事值得遺憾的。詩的形式來敘事，我們中國人早就覺得不甚合理，所以凡是歐歐雜敘事詩底底數，在我們却只稱之為辭賦，而不稱之為詩。看詩它是和詩有別。因而很早我們就知道利用更適當的散文敘事，我們的偉大史家司馬遷，在這一點上他自有九種煩瑣的開闢，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敘事家，同時是可以和希臘大的小說家。可惜他這一開闢只是在正史或傳記文學上得到傳本，而並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在小方面則僅僅漫衍為某片式的筆記體。而尋同他的規模宏大的小說，還是由印度傳來的「變文」演變出來的，而尋回小說也始終未脫那單單體的形式。

詩底底數於抒情底底數是價值寶貴，我們在這一點上確確實實是比歐西諸國先進。但奇妙的是歐洲文學底傳統傳到中國來之後，我們中國人竟才了一個走起頭路的傾向。中國詩中沒有敘事詩和廣密的劇詩為遺憾，而要盡力從事詩與劇詩底底數，直到現在還有些詩人在努力做長詩，有的要做三萬行，有的要做到一萬八千行，這努力我看是有點近於浪費的。詩并不是以長為佳，要長於其所以不長，短於其所不得不短，拚命拉長而且要限定行數，那簡直等於在拉掛麵了。詩如嚴格地限於抒情，則專理上是不能過長，中國除離騷以外沒有更長的詩，也就是這個事實底證明。要做長詩，勢必敘事或者紀行，但想滿足這些目的不是有更自由更合理的散文在嗎？中國人已經脫離了兩千年，外國人也已經脫離了一世紀的那種形式，為什麼還要把它搬起來以對奇立異？

我們曾說要建立「紀念性的建國史詩」，這是要建立足以紀念自前這個大的時代偉大作品，並不是要限於做「詩」，假如有大規模的小說或戲劇出現，足以紀念目前的時代，我們同樣是稱之為「史詩」的，無謂是這些形式底可能性較大。好幾頁。說到詩便和韻脚或分行底形式相聯，這不是一種俗套的習慣上的成見。其實就是純粹的詩，可以有韻，可以無韻，可以分行，也可以不分行。有韻和分行不必一定就是詩，有韻和分行寫出的告示，你能說它是「詩」麼？詩是情緒底攝影，韻是言語底曲調，二者性質相近，但並不是不可分離的一體。情緒是有節奏的，故詩不能無節奏，在這里很容易和音階底音階相合拍。有詩底內容而有適當的韻語以表達，準同性質之物相加可以使效果倍增的合力作用（Synergy）底原則，故詩多有韻。但韻適當底程度是不容易得到的，言語的音樂成分過多，反足為詩的桎梏，到了這樣，倒不如解脫桎梏，而採取自由詩乃至文辭底形式，反足以維持詩底真面目，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也。優美的好讀散文或抒情小品以本質

的總是詩，它們是原來無賴，而也無須分行。未來的詩人，我看是會多多在這一方面去開拓的。歌之所以異於詩，即在聲音底音樂成分多，詩的成分比較少，有好些歌詞實在和韻文告示相差得並不多遠，但與樂譜配合而歌唱起來，却也能感動人。但那是音樂底力量，並不是詩的力量了。歌與詩是只有日漸分歧的，在我看來，作歌這一件事體，會同製糖一樣，將來是會劃歸音樂部門的吧。即在目前，詩人做的歌，音樂家每每不易製成而必須修改，然由音樂家所作的歌詞，在詩人看來，却好些是庸俗得不堪忍耐。這兩者將來是否真以調和，我還沒有看出那個可能性。詞人所作的曲子不能唱，詩人的曲子難入眼。皮裏刺本底好些慷慨激昂或者低回反覆的唱白，用文學的眼光看起來，大部分近於不通。可見矛盾之分是由於自古已然而今尤烈的。

同樣，歌劇底製作將來怕也只好委諸音樂的專門家，或者說讓音樂家而有文學底素養者或文學家而有音樂底素養者來担任這項任務吧。例如舊劇底改進便是一個確例，如不是舊劇的專家或對舊劇有素養者，便決沒有可能來從事，如要勉強便只好失敗。但說到新歌劇底製作，却有好些新詩人便很躍躍欲試，或且躍躍在試，我看這本身怕也就是一幕悲劇吧。有如那樣的熱心，以詩人而定要從事新歌劇底製作，我看至少是應該先做一番樂理研究底工夫。

在現在看來，話劇和小說仍不失為發展文學才能的廣泛的園地。詩是不能勉強的，話劇和小說却多少可以勉強得來。多和社會面接觸，或和某種社會面作深入的接觸，而攝取其一般的生活，習慣，言語，動態，和人物們底性情思想等等，更能粘在超越一段的批判態度上，有計劃有組織地加以描繪，裁成，塑造，大體上應着努力底程度，是可以得到相當收穫的，除社會生活之外當然還有其它種種可能的對象，如心理底世界，歷史底世界，自然風物等等，都須要有科學家底精神，精神上的頭腦鏡，望遠鏡，攝影機，以作貪婪的攝取而再加以無情的淘汰，假使真是有文學才能的人，經過這樣的步驟，必定能夠有所建樹的吧。

自然，所謂文學才能，我相信也並不是天生成的，事實上仍然由教養得來。幼小時的家庭教育和初級的學校教育是有最大的關係。一個文學家的家庭，尤其他的母親，大抵是有文學上的教養。幼時所接觸的人物或師長也是有極大的關係的。未成年以前所接近過的人或讀過的書籍，其影響往往足以支配人底一生。這些都是一般所公認的真實。凡是對於文學有嗜好或傾向的人，事實上在幼年時是已經有文學底資本積蓄在那兒了，這是起碼的本錢。不過這些資本是應該使它不斷地生產和再生產，而使它不斷的積蓄，多讀名家底著作，多活用自己的感官，多攝取近代新穎的智識，多體驗社會上的各種生活，多訓練自己的手筆，多接受有益的批評和意見，是儲蓄文學資本的必要條件。資本雄厚的人，生產底規模必然宏大，這是無須再再多事說明的目前的現實了。又如組織地由國家培養文學人才，即是由國家底力量來使傾向於文學的人積蓄文學資本，這比在無政府狀態下由個人底努力來從事積蓄自家是效率更大，因而可以促進生產，也是毫無疑慮的問題。不過要展開這個

問題，便不免要跨進政治底領域，未免離得太遠。在這兒也就只好留着這樣一個提示，而不必多事繞過了。反正在目前文學底製作依然是個人底問題，至多也只能靠着少數同好者間的集體的努力。

究竟應該寫些什麼呢？應該趕自己所能最接近，最能知道的东西寫，這是最妥當的辦法吧。不要好高騖遠，應該腳踏實地的凝視着現實。不恰就是一匹蒼蠅或一匹蚊子，你只要注目的觀察，你可以看出有不少的種型，無限的生態。最平常的东西說不定是最新奇的東西，最微末的存在有可能是最偉大的存在，「化腐朽而為神奇」，文藝家正應該對有這樣的用意和本質。人是社會的動物，不能離開社會，也不能脫離時代，處在此時此地，應該求得此時此地底美化與革新，「彰善而瘅惡，樹之風聲」，不僅是倫理的課題，同時是文藝底課題，自然要有美惡底標準，這標準不應是高蹈的懸擬，而要是內在的必然。藝術社會進展底軌跡和其趨趨，世界上已經有不少的哲人為之消費了無限的腦力，雖然表達底方式各有不同，但為極大多數人底久遠幸福，各個人能夠得到盡量底發展並能貢獻其所能以增進人生底福利，這毫無疑問地是無可動移的鐵則。超人底概念只是在人底理想。以一部分特權的階層役使其它各階層，以一種自認為特別優秀的氏族奴化其它各民族，這些都是應當克服的病態。人類底一切活動所應該依據的標準，便是這些發展常態和克服病態的內在的必然，文藝活動當然不能除外的。要站在這樣一種超越的立場以觀照人生，批判人生，領導人生，文藝家才能盡到美化社會，革新社會底使命，這是遊戲現實的超越而非脫離現實的高蹈。古人曾作「乘長風破萬里浪」底豪語，正因為他不會乘長風破萬里浪，假如把他放在太平洋底海船（還不必說是古代的木板船）上，遇着捲起海嘯的颶風，即使他是最熟練的水手，也只好拋錨靜待，那是絲毫也豪不起來的。近人又有的在作「航空姿態」底壯舉，大約也由於沒有多大的航空經驗。飛機凌空，在不甚高的地方對於下界倒還可以作一個夾袋心目的大觀，然在不十分習慣的體質脆弱的人已經不免眼花頭暈而至於嘔吐了。稍高則腹痛，更高則只是一片雲霧，再高到空氣稀薄或真空的地方，不但沒有養氣吸入底難堪，專門的飛行家都是冒着生命底危險的。脫離現實的高蹈只是書齋中的白晝夢而已。

要之，為了大眾，為了社會底美化與革新，文藝底內容斷然無疑地是以道義美底發揚和維護為其先務。目前的中國乃至目前的世界，整個是美與惡，道義與非道義，鬥爭最劇烈的時代，也就是最須得對於道義美加以維護而使其發揚底時代。文藝工作者底任務因而也就再沒有比現時代更為鮮明，更為迫切。現實，最迫切地，要求着文藝必須作為反納粹、反法西斯、反對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器而發揮它的作用。在中國而言，則是抗戰第一，勝利第一；凡是足以支持抗戰而爭取勝利的事項，都是無上的文學的題材，藝術方面的品德底表揚，消極方面的黑暗底曝露，創作家們對於這些工作正應該苦於應接不暇，所謂「與抗戰無關的作品」，在目前應該是沒有產生底餘裕。假如仍然有人低回在這種境地裏面，那是他根本並沒有把文藝和文藝工作者底任務認識清楚。這在這義上是難以容許，在文藝上也是難以容許的。中國目前是最為文學的時代，美惡底對

立休感底底對立真鮮明，人性美發展到了極端，人性惡也有的發展到了極端，這一幕幕大的戲劇，這一篇崇高的史詩，只有有耐心的讀者，讀到這處，明朝健康的靈魂來把它寫出。說不定這項榮譽是會落到既成的專門文學家之外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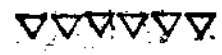
收野兄：

作者把這篇文章交給我時，伴拉着我的手錶，一邊寫文章是我滿意的，我希望很多人都有機會看見。接着他就把原印稿對我朗誦一遍，并改正了錯字。在西南，這文章會經發表過一次，但是印數不多，也寄出很少，等本刊刊載以後，作者還要再在重慶發表，至於這和文章，作者承認是給本刊的特稿。

人的歷史

SY三月二十四日

孟引



我們每一個人，或多或少地都關心週圍的人們的生活，關心他們每一個人的幸福，快樂，知識，自由，也關心到他們所陷入的不幸，愁苦，愚昧，奴役等的實在情況。所謂「或多或少」，有兩方面的意思：有時是自已沒有那那樣豐富的情感和明銳的理智，不能對於週圍的人們一個個都注意到；有時是自已雖不是木石樣的人，對於別人，先要看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是不是值得注意。你可以十分留意自己的窮苦的妻子，而對於隔壁那家金碧輝煌的公館裏的老爺，簡直沒有半點注意。反之，也有毫不留意自己的妻子怎樣生活，而一心只關注在外的人幹別的事件上的。人是這樣不齊齊，不能一概而論的。

自然，這是由於各人的教育，經驗，了解事物的能力，脾氣和志趣，生活習慣等的不同。不過既成的人，要不是麻木到了無可救藥，一將心比己心，總是可以瞭解。正因如此，我們無論在那裏，都會碰到別人的苦悶的「呻吟」：上茶館裏，且不了一會，桌上竟有人談起某人的笑話或逸事來；喝了兩杯酒，常常就談出某人的「一件遭遇」；在大爐邊，下了工，會見朋友，坐在板凳下乘涼，飯後，……總之，只要有機會，誰都開了話匣子，就有人把故事出……這故事有的有價值，有的也有價值，這故事有的有目的，有的……（註：故事在在），大家是人，要知道人是怎樣生活

的。這人的歷史是怎樣，知道那部歷史的起點，經過，終尾也對，知道那歷史中的一個階段或一段的對，而巳。……這就是分明的了。有的故事會寫文章的人記了下來，有的故事沒有得到記載，不久就遺忘了。算計起來，該是極忘掉的故事比記下來的故事多。然而也不能說記下來的故事不能代表一個時代的生活，因為會寫文章的人雖不比勞人特別聰明，却不至於白費力氣把和一時代的生活完全無關緊要的記下來。憑這些故事，我們就可以知道某一時代的社會和別一時代講的故事，有什麼同與不同的地方，也就知道道，前人過了一些什麼生活。

不能以為一切時代裏，人們都喜歡講同樣種類的事情。先前，我們有給小孩們讀的故事的時代，翻開書來，常常是：
「從前，有一個王子……」
「從前，有一個大力士……」
「從前，有一個英雄……」
「從前，有一個魔術師……」
好像這世界上只有王子，英雄，大力士，魔術師……我們這些平常的人，根本不會有什麼值得講的事一般，可是漸漸地出現了農夫，木匠，流浪漢，這一班人的故事；讀「匹諾曹」的時候，覺得那故事正是在講我們每天都碰見過

的一個頭目——一個頑童！這詩「古詩」的詩不說的。有些長的故事，現在叫做小說。古時候也有小說，可是它和現在的小說，內容和形式都不同。現代的小說，是寫一個人的真實的歷史。了不起的人的歷史，值得寫出來；了不起的人的歷史，也值得寫出來。「水滸傳」上面的人，個個都是「英雄好漢」，所以很合需要。英雄好漢的當時人們的脾胃。至於現在，那種「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漢，早已不容易碰見了。即使偶有這樣的「好漢」，他的來路却往往叫人懷疑。有些鄉村地帶，把某種喜歡「而」常常受鄉紳老爺僱用的人，叫做「刀客」。這種「刀客」，在行徑上很像梁山泊好漢，只是有些令人覺得可惜。此等好漢不但得不到誰招留的流氓，自命不凡，也有些像梁山泊的好漢。然而他們卻難做出「一件像樣的事」，一遇有像梁山泊的好漢招留，就發了「家狗」的模樣。

現代的人，首先要看的是「一個人」過平常的生活；他怎樣工作，怎樣戀愛，怎樣生活自己，怎樣努力使生活變得幸福自由一些。他也許完全不知道怎樣使生活變得幸福自由，但他為了自己「指望的某一個目的」在人海裏苦鬥，受了不少的苦痛，或領會到一些能領會的快樂。比較起來，好像以前曾經有一個時候，有的人是飛在空中，有的人却在地上爬行；而現在的人却都是站在地上，彼此面面相覷相看了。

現在的小說，就是要記述出這些站在地上的人——某一個，某幾個，或某一羣，怎樣在和週圍的一切力量矛盾當中，發達自己的意志，思想，感情，乃至行動。發得好或做出錯誤來，成功或失敗，都沒有關係，要緊的只有一個：真實的生活是怎樣的，怎樣記述出來。所謂真實的生活，有物質方面，精神方面，有過去所遺留下來的，有向將來發展去的，種種方面。

自然，有人想慮過，這樣的人和生活的，不是完全成了沉

悶，苦惱，平庸，支離的麼？我們說，小說也並不是救世也罷，不是會失掉了高尚，光榮，和英雄事業麼？不錯，社會生活裏面，有這樣的真實情形，也有這樣的小說。據說，中國一個小說家，寫了很多亂七八糟的人的生活，有一次生氣地說：「我要把布爾喬亞淹死在我的唾吐物裏！」這是不能免的事。對於不能免的事，我們雖則覺得不舒服，仍舊要弄了弄它。而且到了適當的時候，也就有意志力強固的人，能夠用工作改變生活，能夠有效進行動，能夠使生活迅速地恢復自由和光明，能夠實現使生活有意義而崇高的方法。這像「就出現」新型的英雄。但在成為英雄之前，首先要是一個平常的人：有血肉，有思想，有缺點，有長處。實際的其正的人，纔能夠造就人的事業——這就是所謂人類的「現代精神」。

現代的小說裏面，充滿了這種現代精神。

要是我們今天還崇拜超於人類的威力，相信觀音菩薩會來拯救苦難，相信「真命天子」出世救世，或者相信命運是修成仙，和別的什麼神祕的自然威力，我們就沒有法子認識人本身的意志和力量。同時，即使不像鄉村的老太太相信菩薩或神仙，却幻想掌握人類的英雄，也是對於自然威力的崇拜，是拘束着現代精神的發展的。本來，遇見太多的苦難和困苦時，幻想有一個非當了不起的偉人來解決一切，以為從此方可「百事順遂」「天下太平」，原是做了多年奴隸的人的心理；看見外表上尊嚴而富麗堂皇的皇朝，將軍的儀仗，或別的什麼老爺的東西，就讀仰起來，也不外是在奴隸的生活裏，看不見人的力量究竟能夠創造出什麼來。先前的「人」，會有為了幻想的寫出一些小說，例如「劍仙小說」，「劍俠演義」之類。這些小說，大多數在讀小說者的心中，留不

了什麼分明的記憶，就完全消失在現代生活的急風中了。

但是，有一種小說保留下來，就是，傳說般內容的「英雄故事」，和一切形式的傳說。它們之能夠存在，是由於：第一，它們所講述的英雄，雖則誇大，可是和真實的人的生活有好的聯結，表現了一個時代；第二，它們當中有一部份被老百姓們保存起來，完全是爲了暫且解說某一種問題，給出某一種道德的教訓，或者有意激發人民的苦痛的作用，有時候給一些渺茫的，却不波濤完全虛妄的，遙遠的希望——例如曾經領導人民奮鬥的古英雄的傳說。

總之，它們要在人的生活與人民的心靈上有根據。那些故事裏的人物，並不引起我們對於世界的敏感性，也像沒有深遠的魂靈，只由於他們在某一個時代裏，那些方面和人民的的生活，人民的心靈相一致，水滸傳是這類小說的一個好例子；至於別的許多傳說，大多數都沒有被寫下和印成書本子。

現代的小說，和傳說般的中世紀小說正相對待。這種差異，是來源於生活的變化。先前，一個人活在農村裏，要在自己所屬的家族之外去找什麼新的路，要丟掉做就的行道去找別的工作，要離開土地去別謀生活的憑藉，都是過分冒險的嘗試。他受家長，族長，村長，會首的管束，他也依賴他們。在他們上面，還有各樣的「老爺」和「大人」。他們的日子很少波動和變化，好像淤阻了的溪流，只緩緩地浸向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一切都是粗笨，遲緩，愚昧，正和拖了犁頭在田裏一步一步走去的老耕牛一樣。你看見一個鄉下老人在汽車前面踱方步，一點也不要覺得奇怪，因為他毫不明白爲什麼人們要有飛快的汽車，正如有些人說那是「奇技淫巧」

「而不屑一顧」一樣。

待到「革命黨」和「抽油黨」來的時候，多少人抓不緊自己的行道，也抓不住自己的土地，被擠到城市裏去了。這個時候，不但「阿Q」不明白爲什麼自己會走運，其他的人也不明白，爲什麼生活忽然脫了節，好像自己是很孤獨的一個人，站在廣大的世界上；四面是飛快地跑來跑去的各色的人們，和粗魯地擠來擠去的傢伙，像忽然地底下湧出來似的。不明白，然而得活下去，於是自己的心思非細細地活動起來不可，要用自己的體力，要用自己的智慧——不許懈怠是或或是；對於一切方面，都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手去作，用自己的心去體會。

這樣，就出現了少東縛也少依靠的個個人。最初，自然有不少的人害怕這種「自由」的情況，不久，或者覺得這樣過活下比以前好，或者覺得這是當然，就成了經常狀態。

生活變得那樣繁複，精細，急速，而且不安定了。

在生活的分解過程中，難得分明地看清一切，人們半盲目地掙扎，有多樣的喜悅，也有更多樣的苦痛；有多樣的嘗試，也有更多樣的失敗；有多樣的愛好，也有更多樣的憎嫌；美德和罪惡；果決的行動和猶疑的深思；……魂靈成了色彩豐富的東西。

於是，有了個人的魂靈的歷史；或者有了個人的魂靈，才有個人的歷史，或者有了個人的歷史，那裏面就有個人的魂靈——怎樣說都是一樣。

小說所要講述的，正是這樣的人的歷史。它不必講某一個人的實在的歷史，却非將某一個人的魂靈如實地顯現在故

事裏的人物身上不可。故事裏的人物，多半是想像產生出來的。小說家不一定想替某一個人做傳記，可是在構想人物的時候，爲了講述真實的魂靈的活動，有意無意之中就把某一個人的靈魂放在自己的筆下了。爲了「逼真」，作者就需更客觀地看出人們生活的時候，在怎樣地思想，怎樣地感受——一句話，要看出心裏的東西來。這有點像做偵探似的，隨時要發掘別人心裏的祕密。據說，有的小說家，爲了寫小說，得罪了朋友。因爲他費了工夫從張三，李四的心裏挖出魂靈的祕密，寫了出來，給另一個人看見，却以爲是在寫他哩。

魂靈這東西，是難於將就的。表面上，誰都是堂而皇之的在過日子。忽然鑽出了一些可笑的念頭，忽然做出了不像樣的事，隨後，忽然又聽到別人講出這些故事來，講故事的人從何知道這些呢？不但口講，還印成書哩！書本上居然說出了自己悄悄地和在暗中做了的事，彷彿有意向自己揭蛋似的——把說來都有些不大中意的事體，印在書上給人人看，要是自己有權柄，不想查禁這樣的書嗎？

然而小說正是這樣。小說家寫出這些來，並不是爲了想羞辱誰，祇爲了讓大家（連小說家自己在內）明白：我們人，活在這彼此不相關聯的荒涼世界上，是這樣一個模樣。要說這是不幸麼，怎樣才能夠幸福一些呢？要說這是黑暗麼，怎樣才能夠光明一些呢？進一步說，這一方面是痛苦，另一方面是快樂；這一方面是愚昧，另一方面是聰明；這一方面是可笑的事，另一方面却有值得尊榮的事；要像樣地生活下去，選擇那一方面的好呢？

答案是沒有的。小說只像一面鏡子擺在你的面前：照出

尊容之後，你要怎樣辦，是自己的事。

小說祇要把人的魂靈，如實地描繪出來。從魂靈底描繪當中，就表現了這一時代的各色各樣的生活，表現了人內部的外部的各種動向，反映，矛盾，變化和發展。這樣一來，就出現這世界有聲有色，而且自有來由有去路般描繪了出來。不消說，手腕不夠，就描繪不出來，給別人看見，不會引起感動。所謂手腕，要看作者對於世界了解的程度而定，了解得深，就刻畫得深，能叫人們從日常生活的混亂，苦痛，乃至麻木當中，清爽過來，看見世界到底是一個什麼模樣。小說引起人們看見自己的和別人的真正容貌，看見世界的實在狀況，於是引起感動：

「說得不錯！世界是這個樣子呀！」

虛構而成的小說，並不妨礙它達到它的任務。這種結構，不是無中生有，乃是歸類，抽象，想像，具體化等方法凝結出來的。這要有阿Q的幾分之幾，那裏有阿Q的幾分之幾，合起來就成了阿Q——這是一個藝術的作品。有了這個藝術的作品，即使沒有實在的阿Q其人，大家還是會相信阿Q的存在——因爲實際上阿Q這樣的魂靈，存在許多個個人的魂靈裏面。

爲要如實地描繪人的魂靈，作者需要客觀地觀察一切人的生活，並且用理智的頭腦去體驗凡可能體驗的事，選擇，作者寫出故事的時候，不把自己對於實際生活的感情放在第一位。作者是想說出這人的如何如何，這世界的如何如何，而不是想發抒自己所感到的苦痛或快樂——至少不把這個放在重要的地方。有時候，作者把這個「自己的感情」放在小說的某一個地方，竟會損傷了那故事的客觀真實性。這並不

是說，作者沒有豐富的感情；因為發抒感情的本色。在小說，作者的感情是融會在他所認真地描繪的人物底真實性上面。

在我們中國，近幾十年常有這樣的事：某地方來了一個外國專家或技師，到處考察一番過後，說出有什麼豐富的礦藏或別的天然資源，讚譽一番，於是大家就跟着讚歎和誇誇起來。以前呢，既沒有人探索過考察過，也沒有讚歎和誇誇，待到別人發現過後，大家才不禁驚訝。自然，這是由於技術落後，也是由於自己努力不夠。這樣下去，有時候就難免把別人弄錯了東西，也當作寶貴的發現，而加以讚賞和誇誇。將來，大概由於技術進步，自己知道隨時隨地地努力，考察和探索，就可以發現和認識許多新的有價值的東西。在藝術這一方面，有同樣的情形：對於人，在大家見慣了，覺得平常的地方，一個有了解肯努力的藝術家發掘出瑰麗的奧秘來，是很足以令人驚喜的。

這也就是叫做「平常」的生活，其背倒不平常的緣故。特別是在歷史的轉變時期當中，生活起了分解，各各的人孤立地在世界上為生存而奮鬥，彼此矛盾，却彼此聯系在一定的生活圈子裏，好像大家游泳在看不見的河流裏一般。在這樣的時代裏，人的意志，力量，智慧，到處放出各自特有的火花，閃耀着各樣的光和色彩。同時，生活的不安，苦痛，重壓，使人的缺點，軟弱，病態，也顯出各樣的花斑，充滿在生活的，心靈的內部，肉體的疾病和衰弱，能使人死亡；精神的疾病和衰弱，也能使人死亡。寫小說的藝術家，把這些描繪，敘述，說明了，正如高爾基說的：

「藝術家是人類魂靈的醫師。」

這醫師憑着自己的了解和技巧，作出正確的記載敘述，好讓人明白生活是向着什麼方向流去的。

如實地描述出來的世界，使人能夠清楚地看見一切，於是可以引起人們對於世界的敏感性。我們在緊張的城市裏住慣的人，偶然到鄉下去，看見那些沉悶而遲緩的農民，無言地做日常的沉重工作，忍耐一切可能的命運；看見鄉村知識份子把時光消磨在茶館的閒談裏，他們懶散而且不關心地看那慢性的飢餓，貧困和沒有快樂的生活，我們就會覺得難堪。可是，若是在鄉下住久了，恐怕也只有在這沉悶和遲緩中度日，不覺得什麼新奇！因為感覺變麻木了，在這時候，忽然走進城市，就會詫異那忙亂，荒涼，和隨時在急劇變動中的生活環境，怎麼能叫人忍耐得住。但久在城市的人，對於城市生活的感覺，也多半是麻木的。

寫小說的藝術家，是要把生活的真實的形態，在聽故事或讀故事者的面前展開，喚起他的警覺，注意，反省，以至對於世界上一切大小事件有敏感的留心，對於一切價值能有細緻的重新估計。

就作者和讀者的關係說來，作者對於世界的認識，和他解釋世界的方法，越是高級，就越容易讓讀者接受。讀者是很願意和作者一致的，只要作者真實地把生活顯示出來。自然，有各種不同的讀者：有的讀小說，只為滿足虛無的奇趣。這樣的人，讀起發掘瑰麗的小說，或許還不如讀福爾摩斯或別的奇聞有趣。有的讀小說，只為要消閒，無論什麼小說都好，反正他的心裏不會受震撼的。

藝術家却是為了自己民族內真實地生活着的人們，總肯費精力和時間，作出小說來。

藝 術

一個認真的藝術家，和在茶桌上講故事的人，有這樣的
不同，他是來源於關心人的事，在認真的藝術家，是關心生
活內部發展的規律，是關心人類精神生活整個的向上；在一
個平常講故事的人，却不選擇什麼：可以講驚心動魄的故事
，也可以講奇聞，怪談，笑話，什麼都可以，只要聽的人高
興。

從此，我們自然知道了一個道理！在民衆中，讀者少的
時候，小說不會發達；在文盲太多，同時市僧和淫在生活
上的寄生俗人太多的國度裏，小說家是很倒霉的。

我們中國，確是世界上第一個多文盲的國家。有知識的
人們，爲要替中華民族內真實地生活的人民盡一些力，
就在最容易爲大家所接受的「民族形式」方面探索；也有直
接針對文盲，提出讀書的根本的文字問題，要求解決。爲了
這些實際的問題，寫小說的人們，除了要認識人的魂靈，認
識生活和世界，還要在技術上探討民族的傳統的各種藝術形
式，探討活的語言，探討文字。

這些是很廣泛的。然而在目前，中華民族在爲自己的獨
立和生存而作戰，民國以來的歷史也是整個民族要脫離帝國
主義侵略和中世紀一切束縛的歷史，我們就有一個基本的爭
；人的歷史是民族的歷史之表現，有自己的歷史和前途的民
族，才能夠有自己的藝術。小說，寫人的魂靈在生活中的開
展，也就是在作民族的記錄。

我們試考察一下這樣的「人」。

一個北方人，中等身材，有着一雙滯鈍的灰黑的眼睛。

他從小就是住在王屋山的一個村子裏，在僻靜的山村裏過平
靜的歲月。全賴他的勤苦，在禿的山地上年年有一點可以

養活一家的小麥收穫。他認識村長，敬畏他，因為村長是村
裏唯一能夠給大家斷公道的，見過世面的大爺。有一次，不
知從那裏來的亂兵，在村上住宿了一晚。那一晚真糟糕，他
們隨意拿去雞子和別種可以吃的東西，還帶走了一些值錢的
用具。他們到那裏去了，誰也不知道。村外的事，他聽得
太少了。要是有人向他說，他們山西人善於經商，像他莊
不少，多般富之家，他不會相信的。爲什麼現在叫做「民國
」，連村長也弄不明白，他更是不知道。生活雖是苦，但意
外的災禍還不曾有過。可是，忽然來了東洋兵！從哪裏來
？爲什麼來？也不知道！——村子裏給弄得天翻地覆！村長給
殺了，房子給燒了，……大家只有逃到山上去。後來又來了
中國軍隊，這才給他們講明白，咱們中國人要齊心來打東
洋兵，……於是，他做了自衛團員。……慢慢地他懂事了先
前完全不懂的許多事。

或者，他並不是什麼僻靜的北方村子裏的人，却是生長
在江蘇什麼縣份裏的。那是魚米之鄉，有小河可以運到大城
裏去。他憑着一隻小船，每年把養蠶得來的繭子，運到不遠
的鎮上去賣。不知爲什麼，繭價跌得很厲害，一年一年賠本
，弄到簡直不養蠶了！不要緊，他是一個樂觀的人，他改種
棉花。家裏的女人和孩子，一聽到他高興的話句，看到他從
不喪氣的臉孔，也樂觀地過活。後來，棉花賠了本，不要緊
，把船去。哪樣都是生活，哪裏都是生活！——把女人孩子帶
在船上，天天却是團聚着的。可是，忽然打仗起來，……炸
彈把他的家全毀了！——女人，孩子，連他的船，全都完了！
這真是晴天霹靂，他差一點沒有跳水。……最後，他改變了
，變成了一個英勇沉着的兵士。……

或者，是另外的一個人：有知識而心地極狹，對於誰都懷着仇恨。他在一個大城市裏做教授，對於那城裏的醜事他知道得很多：某人的太太和某人私通呀，某人是靠了女人的力量做官呀，某人曾經向某人跪地求情呀，……諸如此類，他知道得很多，好像全城是一個濫泥坑，他却是這個濫泥坑的監視者。由於知道太多的壞事，相信人人都是同樣的壞，和誰接觸，他都要先懷疑他是屬於哪方面的壞人。他把這個叫做科學的懷疑主義——然而他從來不懷疑自己所相信，所想和所做的。他本來可以更有名更有地位的，可是錯過了機會，所以他的牢騷很多。對於默默地聽他講話的學生青年，更喜歡發牢騷。他沒有愛過誰，也不會被誰愛，但他不在乎；照尼采的話，「愛和憐憫都是罪。」——雖則他有時候要暗暗地憐憫自己呢。……後來，有人發起宣言，攻擊某些人反對帝國主義的「過激」行為。他首先就在宣言上簽名了。隨後他說：「沒有誰有道理，沒有誰是對的——都是騙人。」——他的一生就沉沒在這樣的恨世主義裏。

或者，是一個認真的工業家。他不管將來，也不願過去，只用全力注意自己的工廠。他有一個念頭：沒有工業祖國就沒有什麼希望。他要使自己的出品能夠和入口貨相抗衡，又要和銀行家週旋，抵抗經營投機業的財閥。他不得不顧慮工人的工作能力和他們的要求——他的內心因此感到矛盾，有時嫌恨，有時疑惑，有時也同情他們。在他這一派人裏面，他是太認真了，對於商業上的詐欺，他不能容忍；而且他不忍政治的詐欺，憑他所知道的他指斥，反對流氓的哄騙招搖，甚至於想用自己的力量扶持一批「政治家」和「宣傳家」。他的認真的作為，却招來了誹謗，懷疑，攻擊。最後，

發了了暗殺，他死在陰謀家的手裏。

或者，是他廠內一個生活十分艱苦的工人……
這樣列舉下去，會沒有窮盡。人是太繁多了，關於人的知識，直到今日，還是藝術家 and 科學家所不曾遊遍的大洋。據說，在北太平洋，有一個沒有洋流的區域，一片茫茫的死靜的水，叫做死洋，是航艇着不敢駕船前往的部份。在許多作者看來，也許人的世界內有些地方還是死洋，還待更進步的航海術去探索。

向不十分有把握的死洋冒險的事，很少人做。作者都是就已經知道的部份，製出作品來。作者已經知道的事，是像透澈地知道的。要是並不透澈地知道某一種生活的內容，寫出小說來，往往會使人感到模糊，不確定，或異常。除了模糊之感，不透澈的知識，加上不同的觀點，還能夠引到不同的結果：有的由於強固地執着於自己的觀念，由於說教的熱情，作品常用一種侮慢讀者的面貌出現；有的却諂媚讀者，使讀者喜悅作品所含的，有毒的中庸觀點。

要說作者很自然地寫出有真實性的小說，那也由於作者已經知道他所寫的那一方面。他沒有向讀者說教的企圖，也不諂媚讀者，因為他自己也是活在人大要尊重自己的工作世界上。在沒有由行動，沒有由工作的成果來改變世界以前，說教是徒勞；同樣地，人的行動是在默默地改變世界，向前走去，誰用折衷的中庸觀點來阿諛保守落後的人們，是很無聊的事。

俗小說不但是阿諛，簡直迎合各種趣味。那裏面沒有對於任何事物的說明，也就缺乏真實性。凡有了真實的人物，有了真實的世界，無論作者存心與否，總會要逼讀讀者去承

認一種暗中說服自己的東西。爲消閒而讀書的人，碰到具有說服好讀者的力量的小說，常常冷淡地對待它；碰到在說服力量不夠，不高明的小說，索性就丟開了。聽故事的人，不能強迫誰聽故事，也根本不要強迫誰聽故事，對於喜歡俗小說的讀者，喜歡小說投合自己趣味的讀者，讓那些專想賺錢的書商去出版大批的小說書吧。

認真的小說作者，祇有不造作不勉強地寫出有真實的小說，寫出有說服力量的小說來。真實性所喚起的感情，對於理智的啓發，以及爲讀者的心靈開廣眼界的描述，敘述，說明，都是能說服和感動讀者的。

所謂不造作，絕不是說作者就不用最大的努力擴大自己的知識領域，也不是說作者不盡力改善自己的作品，使它的形式更美好。「不造作」，可以解釋成這樣：不強不知以爲知，不說自己所不知道也不曾體驗到的事。

大家所關心的世界上的事物，大家多少知道一些。作者重新提起大家所見慣聽慣的事，不單要使它清楚分明，在滯重的生活裏喚起思想，引發靈敏性，還要隨時加一些新的成分進去，一面使它更加分明，一面補足大家所忽略或不大知道的地方。這就是先說說過的，作者的觀察和解釋越高級，越能引起讀者去讀的緣故，也是爲什麼作者要用最大的努力不斷地擴大知識領域的理由。

敘述雕刻家米開朗格羅一生的人說，米開朗格羅對於人體解剖，有極豐富的知識。不喜歡解剖學的人也許說，古代的雕塑藝術，也有很好的作品，它的作者並沒有解剖學的知識。在解剖學沒有進步的時代，那是當然。我們所該知道的是，雕塑者雖沒有解剖學的知識，却曾經精細地觀察過人體

，觀察過一切形態和動作。這些觀察的結果，蓄積成爲雕塑家的知識。

解剖並不是可厭的事，由於意志的混亂或衰弱，越從事解剖，越更把整體的知識弄得支離破碎，才是可厭的事。不能夠把人看做一個整體，不能夠看到人和世界的有機聯系，就沒有學習解剖的必要。學習解剖，懂得最細微的地方，完全是配合到對於整體活動的知識，使我們更能夠切實而具體地知道人。

作者增廣自己的這些知識，也有一種技巧的意義。當他敘述，描寫，說明的時候，他明白自己所敘述的是什麼一回事，所說明的是怎樣形成怎樣發展的人生。題材是很多的，選定要寫的題材，是作者所熟知的人類生活的一部。作者對於自己心中的主題，有一種深遠廣泛的了解，有一種實在的感觸，他總能夠具體地把它表現在形象裏面。也就是說，憑着豐富的了解和想像，他把題材處理在對於故事的結構裏面，用豐富的语言敘述，描寫，說明了對於人生是最基本的東西，和一切日常的具體事物。

這是與的：「要用愛和信念工作。」

一九四二，三月二十三日。

未名書舖

出租中外文學名著

每月四元。押金不定。

成都 祠堂街二一〇號
東城根中街八一號

刀環夢

陳鶴翔

每當秋天一到，瀚海的四周圍是澄靜的，蕭條的。在天空中既無風沙的震撼，在地下復多牧羣的繁衍，而狼居胥山及姑衍山的蒼翠欲滴的黛綠色的丰姿，更很清新的映照入人們的眼簾。雖然塞外的氣候比內地要早寒得許多，不過在這裏却并不及余吾水邊那樣的陰寒，復不比祁連山那樣終年壓着積雪，白皚皚的，令人看起來覺得十分刺目。所以這里，瀚海，雖然亦名之爲「北海」，——而求其實，只不過一大片深淺不一的沼澤之地罷了，——但每到涼秋八九月的時候，却只於清早和深夜間，才微微的飄點細雪。至於中午及下午，則仍是陽光普照，牧畜成羣，天清地朗，湖光山色，對人欲笑的。

而匈奴的捍禦北沙漠的右杖王，漢名李陵的統帥，便於這樣一個天朗氣清的中午，獨自一人坐在他在幕頂上正懸揚着一面黑色大纛的穹廡之中。他近幾日來，覺得身體頗有點不適，精神懶懶，對於萬事均感無味，既無心投射，復無心遊戲。如果說這是由於傷風或其他疾病吧，這恐怕并不見得，因為如像那樣專門好在虛弱的文明人身上找尋縫隙的細小病菌，他在引伸的極體間，確是不容易佔着上風的；如果說他的憂鬱是由於懷國或思鄉吧，那恐怕也不見得，因為在若干年來，那種於人無益，於己有害的靡靡的兒女之情，自從經過無數次的沙漠間撼天震地的風雪和塵砂，以及不斷的同着隣族的強敵，如丁零，烏桓，月氏，濊貉之類，血腥的

戰鬥，即早已將牠們洗刷得十分罄盡的了。而何況李陵的家屬：母，弟，妻子等，在若干年前，就早已被漢朝斬草除根的，殺戮乾乾淨淨呢。

不過憂鬱他確是十分憂鬱的。不管他的部下是怎樣的就在他正坐着的帳篷之前喧囂，將煮着奶酪或牛羊肉的鍋，弄得嘩嘩噼噼的響，有時在搶着喝酒之餘，還發出幾聲似漢非漢，似夷非夷的叫罵聲，然而他仍自斜靠在那從地面上突起，將近有一尺之高，用厚厚的氈毯來鋪設而成的王位之上，默然的一聲不響。他塊然木然的，有時幾乎已到耳無所聞，目無所睹的境地。只是有時當他覺得正支持着他頭的一隻手臂有些發酸了，然後才將他身上臃腫着的長僅及膝，形式略略有些與袈裟相似的旃裘，提整了一下，再將那雙足下穿着靴尖形式向上，用厚牛皮做成的皮靴的脚，打了一個翻轉，從靠着的這一邊轉換到了另一邊。不過，就當地在這一個轉身之間的功夫，從外面，便有一種「嗚嗚——嗚嗚——」的粗而且厲的驍角之聲傳進來了。而同時，一大羣人數約有二百五十個左右，剛才在帳幕前喧囂着的，在右杖王名義之下的貼身衛隊，亦一擁而入，分班的站立在王位的兩邊。登時的將這寬大的穹廡擠得滿滿的，幾乎不留餘地。他們全都用一手握着劍鞘，一手便按在劍柄之上，而且更將頸高而的向天昂舉着的同一姿勢來屹然的站立着，從他們剛毅的眼神中，彷彿是在問，「王，可有甚麼吩咐嗎？一切皆備在於你。赴湯蹈火，出生入死，一切都只聽你口中吐出來的一個

字就行！」

自然，這些人的身世，性質及技藝，幾乎每一個，每一個的，在李陵的心目中都知道得十分清楚：他們有一大半的人數，均本屬於荆楚的丹陽籍，即史冊上所謂「力扼腕，射命中」的「奇材劍客，荆楚勇士。」係李陵在張敖和酒泉發射時所訓練出來的鬥士，後來便隨他沒入了胡中，而同時他們也早已「形服椎髻，」飲酪餐糝，完全胡化的了，其餘的一多半，則匈奴也有，丁零也有，烏孫也有，藏貉也有，這些有的是從奴隸或俘囚中提拔出來的，有的則是一個個出自匈奴的降臣氏，隱氏，須卜氏三大族氏中的。這李陵之名聲來，情願同他出生入死的青年貴族子弟。但總而言之。這些全都是把生死不當作一回事，就只利得軍人榮譽時，也敢於向千軍萬馬的敵人殺去。因此李陵愛他們，而他們也愛李陵，他們曾經一同打過不少的血仗，曾經一同殺不少的精銳會猛獸搏鬥過。而李陵也就用了他生平所養的，勇猛，勇氣，寬大，和百發百中的射法來折服了他們，感化了他們的野蠻。

此刻，於他聽得警報之後，李陵雖然已一副身危坐起來，在他依舊靜靜着，在他瘦削而鬚鬚的充溢着剛毅之色的臉上，依然無所表情，只是耳耳有警覺性的去傾聽着外面。而他的衛隊們亦傲然的停留在原有的姿態上，沒有人敢先於他們的王的命令，去驚動一下。

所以此刻，李陵完全被一種嚴肅和靜穆的空氣所籠罩着。

「嗚——嗚——嗚——嗚——嗚」第二次由牛角聲又傳來來了。自然，這是從用木板架起的高高瞭望台上，所

發出來的緊急情報。這無異乎是說，「有一隊並非自己番號的騎兵已經飛馳的闖進自己的駐營地的範圍以內來了。這確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因此，李陵已突然的站立了起來，但他的舉動依舊是安詳的，鎮定的，完全不露聲色的，不過從他厚牛皮靴下所踏出的步子，比起平時來要顯得沉重一些，堅決一些罷了。而且當他一離開王位時，他更舉起了他袖口上向露着羊毛的左手來，對着正雁列在他面前的衛隊，有力的左右畫個一字的一揮。自然，從這一揮之後，他的衛隊便蜂擁着他們的王很敏捷的向帳幕後面隱沒去了。於是在一大陣馬蹄踏踏沙沙聲，發出「楚楚的」的響聲之中，更夾雜着一聲鎗鎗鎗鎗的鐵器的碰鳴。

二

聚集在狼居胥山脚下柳林中李陵身邊的隊伍，不覺間已愈來愈多了。這些從四面八方飛馳而來的騎兵，數目大約有三四千之多。有的是一色的烏騾馬，有的是一色的青驄，有的則為一色的白馬或驃馬，這正代表着東西南北四方的顏色。而李陵本人和他的衛隊，便勒馬的站立在他們的中間。此外，比李陵的馬頭稍低一點的，在一匹白馬之上，還坐着有他自己的公主妻。此刻，大家全都將弓箭截在弦上，只消看見着主帥的稍鞭一指，發出一聲命令，他們就會隨着他鞭梢所指之處，將這些矢鏃，立馬的如飛蝗般的發射了出去的。

日光在天空中燦爛着，馬在沉靜的林莽間踢着脚，噴着氣，和吐着泡沫。大家全都鴉雀無聲。李陵沉默着臉，緊感

看雙眉，用眼睛不住的去瞭望着大道的彼方。大家也隨着他眼光所及之處瞭望着。

還不會等調讓一杯熱的奶酪冷卻的功夫，他們已看見大約不過有十騎左右的隊伍，已向他們停住的柳林間熟熟而來。而且領隊的兩騎，還可以辨出正是他們自己的人。他們緊張着的心弦鬆弛下來了，但從李陵發黑得近於鐵冷的臉上，却現不出一絲毫愉快的表情。

「王，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大軍子，敬候你安好無恙！」當那隊騎兵行近了他們，再從兩旁一散開着時，就看見有一個穿着類似骨都侯服色的人，已從鞍馬上滾了下來，用跑步跑到李陵的面前，將一隻腿半跪着，正向着外邊，在頭頂上更頂着一個用大紅猩猩色的毛氈掩蓋着的木盤。他一面將那個木盤跪頂着，然後口中喃喃的用胡語讀出了上面的一句。

自然，依照着多年的習慣，李陵深知道在這大紅猩猩色毛氈掩蓋之下，十之八九一定為單于的詔書，她的意義不是因為朝中出了甚麼變故，召他回朝面議，便是對於鄰國有所征伐。

那一塊小小的猩紅色的氈氈已被李陵很粗莽的一手揭開了，他一眼望去，便看見在這「無文書，以語言為約束」的國度裏的一塊用赤金鑄成，以為作大單于詔命信號使用的，上面刻着有「大單于且鞮侯」幾個象形符號的金字牌之下，還壓着有一段素帛。在那上面，從丁零王衛律的手中，就用漢文潦草的寫上了以下的幾個字：

「漢使來，單于命王前來侍宴！」

近幾年來，匈奴因為已同漢朝和親的關係，大家停兵不

用，所以同漢朝信使的往還也愈來愈多了。而且每回漢使之來，又幾乎全都要將李陵牽扯了進去！不是侍宴，便是代表單于向漢使關於某些事件有所詰責。這真是使李陵苦萬分頭痛，而又難於推卸掉的事情。至於關於他自己呢？那真是連「漢朝」二字，也都終生不願意再行聽見的了。他，李陵，同漢朝此刻又有甚麼關係啊？漢朝，他懂得她，比甚麼人都要懂得清楚些，然而他現在既不願意去想起她，更不願意同她打任何交道。在那個地方，在他從前，曾經經過過些甚麼呢？除掉了二些外面號稱文明，而其實裏面滿个野蠻與奸詐之外，其餘還有甚麼呢？漢朝，那不正是曾經使他自已七十歲高齡的老母，以及妻子，兄弟，兒女全都吞掉掉的地方嗎？在那不是只記過不記功，無論任何事情，全都視漢天子當時的一喜怒之間，以作為轉移的嗎？而在那裏他還有一大堆為他自己所最難不起的仇人；如曾經射殺過他叔父李敢的裙帶官兒驃騎將軍霍去病，以及武帥將軍李廣利，還有將軍公孫敖，還有都尉路博德之流，這些不是諛諂說，老奸巨猾的小人，便是漢天子寵姬夾帶中間的人物。然而他們在漢朝，又全都一律的十分得意，因此，平時便專門想方設法的來爭功固寵，陷害好人。所以到了時當此刻，每當李陵再一去回想這些來，雖然四年代久遠的關係，並不見得有何等樣劇烈的苦楚，不過為他自己個人計，却總是以少去想他為好啊。然而現在，那些漢朝，漢使，還得來同他纏繞不清。於此，我們已可以想見，李陵因這是何等樣的苦惱了。

不過這又是出於單于詔命，正是萬分不得已的事情，所以當李陵一沈思，一回顧之間，他輾轉即在清朗的空氣中「刷刷」的嗚吼了起來。隨着這有力的，憤怒的鞭梢的一

那簇聚在李陵身旁的馬隊，即如水銀潑地般各自向四下散開了去，只剩得他貼身的少數衛隊，尚緩緩的跟隨在他的後邊，然後李陵再又回過頭去，用着幾乎類似粗暴和陰鬱的胡語音調，去向他的公主妻這樣的說了：

「公主啊，我奉到單于的召命，又必須得回到父單于那里去了。你呢，不願意也一同去朝拜朝拜嗎？」

公主只連連的搖着她那也如李陵一樣梳着「椎髻」的頭。自然，這完全是一個否決。而且在她服裝形式的外表上，別然同是披着深紅色的旃裘，梳着椎髻，與李陵並無多大差別，不過在她戴着兩個巨大銀耳環的耳邊，以及眉目間比別人更為清秀，——尤其是她那兩顆如黑炭般發亮的眸子，轉動得十分靈活，從這種種看來，則她究竟是一個女人，不能不說尚具有幾分愛嬌。

「你既然不去，這營幕的事，全都一律的拜託你了。」李陵又說。

「烏那，烏那！」公主很柔媚的微笑起來了。她飛馬一挾，更靠近了她丈夫的身邊。他們並着緩緩的前行着，而且走下了山崗，到進了平地。

「那嗎，一切我都放心，不過『警戒』二字尤其不可疏忽，你不記得當年前的事嗎？所以無論甚麼時候，我們全都不可忘却警戒，稍有一點疏忽。記着罷，尤其是我只消一閃聽得第二遍的號角聲，便要將中心的部隊，聚集在自己的身邊，準備戰鬥的規律，更爲不可破壞！」

在用胡語說罷了這幾句話，李陵更用眼睛去緊緊的釘着了公主的臉面，一直到已得見她連連點頭之後，他才聽爲滿足。於是，他又才將鞭梢向空中用力的一揮，同着

他的一羣衛士，往單于宮廬所在地的南方，絕塵的急馳了去。

三

關於李陵臨行前所叮嚀囑咐着的「戒備」問題，說起來也並非無因的，自然，這緣因其實早已是種植在八九年以前了。那時李陵沒入胡中還不幾年，雖然由於他在未降時的英勇戰鬥，以少勝多，威震沙漠，致使旃裘椎髻的君長無不敬佩，以及更出於且疑侯單于的特殊見愛，使他得尙公主，不過因爲他歷來便是一個那樣勇敢而且又不知道人世上有所謂恐懼二字的人，所以當地既然派人去刺殺了那根澈頭澈尾的漢奸李緒，以替假冒他名義，專門爲匈奴出壞主意，致令漢朝族誅掉他家族的大仇以後，他還是那樣的馬馬胡胡，終日里同着一般胡漢的弟兄們，飲酒賭博，校射圍獵。他的宮廬中就完全成爲了一般勇敢鬥士們的飲博大本營，大家出入入，毫無禁忌。在他又那里能以夢想得到，那個曾經同着李緒有過暗昧關係的大閩氏——單于之母——會誓志的對他施行報復呢？於是某一天，正當他們在營幕中飲博得十分酣暢的時候，突然間數目至少當在四五千大以上的武裝騎隊便向他們襲擊而來了。他們的營幕完全受了包圍。白刃，刀鎗，矢鏃，已直突入他們的帳幕，在他們身旁，前後左右的直飛。

經過一番血戰之後，李陵總算是微倖的突出了重圍，不過在他的大腿上却受了兩處很厲害的箭傷。李陵是在他一同沒入胡中，生死與共的漢族勇士護衛之下昏迷過去了。這無疑的他所中的定爲毒矢，不然他決不會驟然的暈絕過去的。

他如此驚絕者，共有四五日之久。即當他清醒能以睜開眼睛時，他才看見了自己的兩隻大腿上紅腫得竟有西瓜般的大小。而更使他覺得十分傷心而且難過的，便是他的公主妻竟至於每天三遍兩遍的要為他用口去吮創。在事後，據他們一般漢族衛士告訴他，自從他受傷昏迷以後，公主便沒日沒夜的守候在他的身邊，一連接四五天的功夫，一雙眼都不曾睡過；他之所以得復生者，就完全是由於她每日里口含藥吻，將他創口四周圍會經中過毒的血液完全吸吮了出來的原故。

這真不能不使李陵有所感動了。在從前一點也不屑留心於「兒女之情」的李陵，此刻也不禁為之潸然了下來。而尤其是對於一向便被他以低等異族視之，從來決不肯加以一毫體恤的公主妻，他覺得十分慚愧而且難過。從此以後，他才完全將他迫不得已而降異族，和對於匈奴女子的過分輕蔑觀點加以改變。

李陵之所以努力的去學習胡語，以便向公主用胡語交談的動機，就是自從這時候開始的。

自然，大閼氏之所以處心積慮，想要襲擊殺掉李陵者，其中也頗含有不少的政治上的陰謀作用。因為她早就想將且驍侯軍子推倒，以便使她的娘家呼衍氏起來執掌政權，另外再立一個「幼君」，如前朝廢帝「兒單于」的故事。而這陰謀開始的一步，便是先將李陵除去這第一個辦法了。因這這一員剛一來對匈奴中，便深得門士們的歡心，而使得他自己的部隊，一天一天自然而然的統帥的存在，確實是於她計劃的實行十分有利的。更何況李陵既為單于的妻婿，而且又有刺殺她情人李緒的大仇須報呢？因此李陵才成了她所特別組織起來的強弩隊的狙擊隊的，而且幾乎不曾

從死里逃生出來。

因此之故，狡猾的且驍侯單于，這個滿臉生着鬍鬚，身材矮小，平時只專尚陰謀的，自從冒頓單于以後的唯一匈奴聰明君主，為保全他自己抵抗大閼氏的實力以及為抵抗北方時時侵入的濊貉和生番起見，才將李陵遷到了「北海」。他以後被王之驥，統領雄師。因為單于曾經駐紮了大約不下有十萬以上的騎兵在那里。而且從此以後，李陵才深深的感覺到自己一人單負的身居異地的危險了，如果一不小心，無論是大閼氏也好，濊貉也好，丁零也好，總然他自己身居千軍萬馬之中，但只消對方派遣一個假扮着「射鵰人」模樣的人，等他一行近身邊時，自己隨時隨地都有被人射殺的可怕。因此李陵便憤恨起來，小心起來了，——這與其說他恐懼，倒不如說完全由於他的憤怒，——從此他才知道將他從前所視為無聊，視為胆怯的「戒備」二字緊緊的記在心頭。而且等個一創好之後，即着手去實行「戒備」起來。這即是說他已同單于以及其他諸昆弟同爵的會長們約定好了，無論任何部隊，非先得他的許可，都不許闖進他戒備線的範圍以內，如若不然，那就只有殲滅無論了。而他自身呢，也一定要在開聽得自己瞭望台上所發出的第一遍警角聲後，便加以警覺，第一遍時，便要將自己隨身的中堅騎隊，聚集在自己的身邊，如果第三遍與角再一發出，那引滿待發的殲滅戰就會從此開始了。非得將盡數而來的敵人完全消滅掉不行。

在匈奴中，即尊貴如左屠耆王到北方來射獵的部隊，因為不會遵守以上的約定，一不小心，就曾經被李陵殲滅掉過的。這在匈奴中，早就成為大眾所傳說着的一大事件。至於上面所訴過的，當單于使者到來時的緊張場面，對於李陵，

只不過為一種在飛備中的家常便飯罷了。

四

但當李陵同着他的少數衛隊，經過了四五日的沙漠途程，於急驟中達到了在野勒水上，凌積山東，宛著發一座兵山包圍着的單于的帳幕宮殿時，那時單于款待漢使的宴會，即早已開始了。於是李陵便站立在營幕之外，立刻將自己隨身帶來的這是用漢朝的一「繪縉」製成的一套石製王服色披在身，然後大步的昂然的走到單于面前，用手勢式的朝禮向單于道謝安舒之後，再就不期然而然的，便恰恰被位一在漢使的身邊，而且說也奇怪，這所謂漢使者，不是李陵的幼時一同學過騎射的隨而同鄉人任立政還是誰呢？此外，平常漢使的到來，不是三人一起，便是四人一組，就只是兩人的時候，也並不很多，而這次却只有任立政一人，兀自的坐在貴賓席中。關於此點，也不能不使李陵覺得頗為奇異的了。

宴會平滑如油，和暖如春，在這約有二三百個空室中間，繼續進行着。這裏的燭角，就地的燃燒着巨火。在熊熊的火光中，還夾雜着一批乾牛羊的氣息，紅的葡萄酒，白的老燒，綠的白酒，各色各樣酒，都如噴泉般的在各個國王，王子，左右賢王，左右公蓋，以及漢使的燈亮巨大的銀杯中直冒着煙霧和泡沫。大家的臉上，都泛出一種酒意的微笑，和油汗混雜着的色彩來。有的人透不住的一邊嚼着羊肉的骨頭，一邊更將油膩的兩手，在自己肩前的衣服上不住的擦抹着。因為這為一種在何處中所特有的風俗，凡是在單于面前侍過氣的人，如果將油膩抹在了自己的身上，那便十分「有氣」，其名曰「帶氣而歸」。

而且在今天，單于本人也似乎特別高興，他在他寶座之上，左一杯右一杯的酌飲着。有時合笑的望望他的臣僚，有時更用眼睛去斜望着他面前擺着的一個巨大的金鼎，嘻嘻的發着傻笑。他覺得他今天實在太快樂，太得意了，這種巨大的快樂似乎使得這個精壯的小老頭有些尙載不起似的，致使他坐在寶座之上東倒西歪的，看起來完全有些近於失態，或者有些近於狡猾和滑稽。固然，這於此次漢使的到來，並且曾如往常般要向他提說起這樣那樣，或者說漢天子不准他的胡騎到某某地帶牧馬等等問題，頗有關係；此外，漢使還無條件的給他帶來了幾百匹精細的「繪縉」。而更使他覺得心癢難禁的，還有那一個新近才起來輔政的霍光霍大將軍，也帶着很華美的名號，送給了他一個巨大的金鼎。那個金光燦爛家伙的本質，不用說，價值頗高，再就牠的形式和花紋的精緻巧妙而論，也是為任何一個出於荒蕪之野的君長所不曾夢想得到的。所以無怪乎且聽候單于今天是那樣的開口常笑，而且愈臨面而談列着的金鼎，便愈覺得心中樂不可支了。

胡騎「嗚嗚」的在幕前吹奏着，其中還夾雜着有不少的來自漢朝笙簫管箏的樂音，這不僅表現了胡騎曾經南下面牧馬，而且也表示了漢朝的文化或藝術已開始北來，不過依照着歷來慣例，在大單于寶座面前，除去了關於兩國邦交的軍國大事外，胡臣和漢使之間，是不准許有絲毫私交上的談話的。所以雖然樂隊是這般激昂的吹奏着，却也並打不破李陵和任立政之間的沉默，他們只是類似的各自舉起各人的酒杯；有時也偶爾的互相交望一眼，但他們的關係，除掉了這僅此一望之外，便不能或簡直不敢再有別的了。

不過說也奇怪，正當胡樂奏彈得更加激昂，大家的酒杯舉動更加頻繁的時候，李陵即覺得有人暗暗的在把握着他盤腿而坐着的某一隻腳了。這不能是那個從前以漂亮和勇敢著名人而現在却早已變得滿臉風塵，滿臉鬍鬚，正戴冠博帶，很威嚴的穿着漢朝騎都尉服色的隴西故人任立政吧？在他身居此地，時當此刻，總也不能對他開出這種玩笑來吧？然而再當李陵用疑問的眼光去望他一眼時，則看見他的舉動却現得更為奇特了；那即是他不住的用手去撫摩他自己佩刀上的刀環。如此者不再，至三。有時停住了，但回頭又復去頻頻加以撫摩；同時更用眼睛去注視着李陵彷彿是在促他對於他的舉動多加注意似的。這不能不使李陵納悶起來了，他真不明白他的故友是何心理？更不明白他為何要對他作出這種令人難解的舉動來？他一面假裝着舉杯飲酒，一面便不停的對他朋友的舉動更加注意。忽然，他覺得他的腳又被別人把握着了，但這次李陵也不用再去疑問，因為他自己已經看明白了，這確是任立政在他寬大的漢朝袍服之下微着手腳，不過這次任立政所促他注意的目標，似乎已不在「刀環」，而却是無數舉起袖來去探抹着他額角間有如二指般寬窄的一條傷痕。這是劍傷，而且這是很明顯的，他是想從這一條劍傷上去引起李陵對於某些事物的聯想。

於此立刻之間，李陵即已明白過來了：任立政之所以撫摩他的「刀環」者，即含有促他「還」歸漢朝的意思，而他之所以指拭着他的劍痕者，則是對他宣示着他們昔日間所曾經有過的一段難以磨滅的友情。

不錯，那已經是他們正當年少氣盛時候的事了。那時任立政同李陵同以功臣勇武子弟選入為「侍中」。這種侍選，

如果在貴族子弟遇着，確實是頗為榮譽的。因為不僅貂錦銀帶，佩劍扶轡，出入得隨侍天子，十分漂亮，而且平時職務簡單，俸祿既優，閑暇的時候又多，一般青年貴族子弟，正好趁此機會鬥雞走狗，馳馬射箭，玩槍舞棒，以豪俠自樂。而李陵同任立政兩個，便是在這種伙伴中，以最豪俠勇武著名的。此外，他們又同樣的極精劍術，以此，頗為同輩中不敢輕易加以侮視。不過有一次，不知爲了何句何等樣的不關緊要的口角言語，於是少即與父，平時性情又素即激烈的李陵，便紅腫着臉，圓瞪着眼睛，首先拔劍出鞘，向任立政刺擊起來了。自然，在對方也只得拔劍加以抵抗。就於一轉瞬之間，任立政的額角上即帶上了一帶傷痕。但說也奇怪，他自始至終都只是只有招架，並不還手；一直到他帶了傷，血流滿面了，也還是這樣。而在李陵方面呢，則攻擊得愈加猛烈了，他滿以為任立政的並不還手，是由於怯懦，所以這次，他不得將他完全的征服了不行。不過再轉了幾回台，忽然間由於任立政的突然的用力一還擊之下，李陵的劍便被打落到地上了。在這種劍對着劍，血對着血的場合，李陵深知道，只消對方一舉手之間，是滿有可能的將自己的生命取掉的。他正惶恐着，躊躇着，預備去承受這最嚴重的一擊。但出他意料之外的，任立政却並不擊他，而只是將劍奮力的向地地一拋，回過頭來對他說了這樣的一句：「李少卿，你是富真的嗎？你想殺起你的朋友來了！你學得的劍術，不拿去對付外人，而却拿來對付自己的朋友嗎？這樣我真替你害羞！」

他說罷之後，便回過身來，昂頭的各自走開了。在一大羣看熱鬧的同伴們的面前，這對於李陵的打擊，

真比切去了他的首級還要覺得難受。他泰然了，將頭低垂下去。他沉着步子，搖搖晃晃的向前走着，羞慚得幾乎無能自容。他想到死，想到自殺，想要快快的離開人羣，離開全世界。……

但這個事件的終局，還是在李陵於再三經過自己內心的幾番掙扎和苦鬥之後，然後才決定由他自己去「肉袒負荊請罪」，以作爲了結。而從此以後，他們不僅爲同鄉、同學、同事，而且更成了形影的好朋友。

此刻，任立政又在用他頰頰指拭着的額上的一條劍痕，來向李陵示意了，於是當他明白後，他登時的便爲下面兩種不同的感情所攫捕着，——是他平時對於漢朝，和對於漢朝的一般人，如貳帥將軍李廣利等的輕蔑和仇恨，一則是他對於昔日友情的懷念，以及從前在漢朝種種生活的前塵往影的招引。這使得李陵此刻的心中，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大約傷感和刺痛，這本難免一些難以抗拒的憤怒，這便是他當時的感情。

因此，李陵就在不勝酒力的藉口之下，獨自個早早的逃了席。

五

及到次日，李陵同丁零王衛律，因得奉單于之命，便一同前去慰勞漢使。自然，所謂慰勞者，依照着匈奴的習俗，是不能與「牛酒」，「飲博」不生關係的。因此，這第二次的宴會即在招待漢使的營幕中舉行了。不過，這次既爲私人的飲宴，所以大家都只穿着使服。李陵同衛律均一律的「胡服推髻」，蹲踞在筵席之上，色彩與情調都與灰黯的穹廬，

牛酒，胡樂等非常協調。而尤其在李陵方面，神氣現得更爲素漠而且傲慢。只有彼如貴賓般侍禮着的漢使一人，在他們之間寬袍大袖的周旋着，微微覺得有點偏促而且不安。

胡樂就在筵席之前風急雨驟般的彈奏着，胡姬的紅紅綠綠的衣衫，直映得人眼睛發昏。酒被斟了上來，柔滑如川流不息般的被傳遞着，博具也被攤上來來了。漢使坐在上位，李陵同衛律左右侍坐。他們一面飲酒，一面談話，更一面賭博。

「我下十匹羖羊。」

「你趕上了我的點子，二十隻大肥羊就算是你的。」

「得，我既無羖羊，又無牛羊，但我却上得起二匹駿馬。」這是漢使的聲音。

「看，你們全輸給我。再來罷，我再下三十匹羖羊。」

一種類似骰子的東西，不住的在紅漆的木盤中滾動着，而衛律的臉上的笑魚也更愈堆愈厚了。無疑的，他已成爲了在本座中的唯一幸運者。

「漢朝人大概誰都喜歡駝吧，那我就再壓他媽的兩匹。」誰贏了誰就牽走！不過任少公，如果你輸了呢，你就得把你腰間的一條黃金留下！衛律一面狡狴的撒笑着，一面興奮而又高興的高聲叫喊起來。

「真不行，算了罷，不用再玩了，我就算全都輸光了。」丁零王，這條金帶已算是你的。」任立政從筵席間站了起來，更用力的將木盤向旁邊一推，這即表明着他已經不願意再行賭下去了。而胡樂也同時的劃然截止。

「那嗎，我們來談談國事吧，你們貴朝怎樣了呢？我們這裏新近才征服了月氏，氏羌，丁零和濊貉。牛羊遍野，駝

馬成羣，而且年成又豐收，所以軍子絕對不會害怕打仗的。」「新律一面很得意的向慶問約束着他新才贏得的赤金帶，一面更又就着手，挺着腰，大言不慚的說。

「我們嗎，明人不說暗話，其餘沒有別的，只是中國已經大赦天下了，百姓都很安樂。主上正是一個少年有為的英明天子，而且又有霍子孟，上官少叔兩人在一旁忠肝義胆的專心輔政，所以一切都是很有希望的。……」這是任立政既爽朗而又並不誇張的誠懇回答。

他說這話時，更不住的用眼睛去瞞望着那站立在他們旁邊，始終沉默着的李陵，彷彿想要探詢出他的一個意見。

但李陵却仍自沉默着他那瘦長黧黑的臉，並不會給他一個直接的答復，而只是自己用手去慢慢的撫摸着自己的「推髻」，顯得既傲慢而又堅決的去注視着故友的臉面，然後說，「你請瞧瞧看！……」隨着他使用手去指了一指他身上所穿着的胡服。

接着便是彼此間無話可說的沉默。

再過了一會，那個既不勝贏錢之喜，復不勝過度酣飲之力的深染有「漢風」的丁零王，即偏偏倒倒的起身前去入廁。此刻，剩下的就只有李陵和任立政，這兩個自從見面以後，還不曾待有一次懸談機會的朋友了。

但李陵仍茫然的兀自站立着，不作一聲。

「唉，少卿，這一些年來，你實在太辛苦了。霍子孟同上官叔都託我專誠的問候你！……」任立政已經更進一步的去同李陵並肩的站立一起，然後再拍了拍他的肩膀，幾乎是近於柔聲的說。而且從他純粹隨口語音中，很顯然的可以聽出帶有不少的感傷的成分。

「霍子孟上官少叔他們都很好吧？」李陵彷彿醒自夢中似的，茫然的望着他的朋友，聲音也不覺微微的有些顫抖。此刻，李陵所有的傲慢和堅決的脾氣，似乎一下子都已完全不復存在了，他所操的，同於任立政一樣，也是純粹的關西腔。

「霍子孟他們兩人都很好。他們兩人新才起來輔政，所以希望老朋友的你能以回去，共享富貴。唉，少卿，漢朝從前對不起你，但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現在新天子一切都明白，我們朋友們，大家都很記起你，替你傷心難過。因此我才代表大家的意思，前來歡迎你還返家鄉，共享榮華。」

「少公，你說的話我全都知道了。你們的好意我也全都感謝。而且要我回去，這也很是容易。不過到我回去了，恐怕又要再受侮辱，又怎樣呢？」這少公二字，即係任立政的號，從前在李陵他們親密的時候，便是愛這樣「少公，少公，」的稱呼着的。

「唉，少卿，你……」

任立政這話剛才說出半句，意思還不會表達明白，便看見在兩個胡姬攙扶之下，醉得偏倒倒的丁零王衛律已遠遠的向營幕中走將近前了。在此刻，任立政很深切的知道，這實在是千載一時，機不可失的一刹那，不然，如果等衛律一來到他們面前，他這次的萬里跋涉，來到胡庭的勞苦，便算是空空的白費了。

而且同時，他更眼見得李陵，已抽身的想要向帳幕的後面退去。這即是表明着他想要逃避，想要用不答復之答復來解決這個問題，而宴會也就會從此告終。

於是他又一步緊跟一步的，跟隨在李陵已向後退轉的身

詩 星

號 大 擴

錄 目 期 一 集 三

一瞬的確姿.....	S	Y	譯
給斯洛伐克人.....	魏	危	譯
夢和生外四章.....	雷	石	譯
不是情詩三章.....	杜	運	譯
路.....	杜	運	譯
永恆的歌聲.....	張	凡	譯
送征友.....	高	曼	譯
智慧的悲哀(詩劇體).....	谷	風	譯
大戰行進中(插曲).....	汪	銘	譯
爐.....	沙	奮	譯
詩兩章.....	彭	桂	譯
我的戀人.....	禾	波	譯
激流中.....	張	植	譯
關山月.....	趙	令	譯
風雨篇.....	盧	雲	譯
遠人.....	孫	秋	譯
紅槍手的故事.....	林	嵐	譯
關於我改編的「浮士德」.....	S	Y	譯

子後面，而且更用一種急促的低音再向李陵催促着說：「少卿，你的意思怎樣？可願意回國去嗎？」

「算了罷，少公！你回國去罷，可替我謝謝一切的朋友們。但我自己却早已決定不再回去了！真是，男兒漢，大丈夫，到處都可為家，燕雀能夠再去任人隨便加以侮辱嗎！所以我一定不再回去了！算了罷，少公，我們……」

李陵在急而且快的說罷這幾句話之後，他已斷決的預備退到營後而去。不過當他將要從任立政的眼前隱沒去時，他

還突然的回過了頭，舉起手來，向任立政揮了一揮。

這即算是他揮斷一切舊日連繫的一種堅決表示，而同時也就算是他向他多年的執友任立政看會承「告別」。

此刻只剩下剛從外面跨進營幕而來的偏偏倒倒的衛裨，同任立政面對着面的站立着，彼此似乎都有點莫明其妙的茫然自失。

一九四〇年八月

主編 牧張蒂 丁授克
發行 原出版社 不日出版 歡迎訂閱
• 閱訂者讀 迎歡，版出日不 社版出原莽 發行
• 發批行同

只要命令一下，叫我們出動

柳倩

暗夜，

繁星閃爍在我們久屈的頭上。

向天空舒展

白晝在戰壕中，

在散兵坑里，我們不曾伸直的身腰，

未曾對洩過鬱悶。

出來了呵，我們挺身在

山脊上，岳麓邊，

像一株春天的樹

迎着三月的風向。

飄盪，飄盪。

和風輕盪着我們

茸長未雜的鬚鬚和短髮！

星光下，我們矚望

前面隱約的大明山起伏的脈絡，

碩大雄偉的崗樹——

南國美麗的地帶：

這河源，這山川……

我們將在一道命令之下搜尋：

哪里是更好埋葬敵人的墳墓？

哪里是，睡得像死豬一樣的仇敵？

我們將要出擊，

在這斑斕的晨曦之下。

白晝，任我們安眠；

兩天，黑夜，聽我們活

我們踮住了脚步，

幾乎止息了呼吸。

只要命令一下，叫我們出動，

我們即將趕走，即將消滅，

在睡夢中的頑強暴敵。

我們微笑着看識那

眼面前起伏的山巒，

寂語，向我們同伴；

更撫摸着我們的武器。

向繁星，

向繁星，一致地

伸出萬隻巨人的大手，

像起蛙向四野，向世界，

高傲的呼喊。

「滾吧，攔劫中國的暴徒。

這是咱們的世界！」

一九四〇年三月四日午後在桂南前線。

嘉陵江岸的賣花女

禾波

當太陽還沒有開始它的旅行

山城在輕薄的霧被下未醒

涼風剛迷朦的唱起昨夜的歌

曠野才睜開惺忪的綠色的眼睛

你起來了

從梅林中摘下自己的希望

飛過鮮死的山巒

渡過不肯急流的嘉陵江

你帶着春天的咐托

迎向呆望着你的寂寞的山城

你給它激情的憐惜的凝視

你祝願它一聲溫柔的早安

「買梅花啲」

買插瓶花啲」

你緩步在冰涼的街上

你的管嘴像清冽的水流

街巷的屋的長堤

激盪起你管浪的回響

沉默的庭院

傳來尖銳的聲音

矮小的門扉

為你的喊聲狂亂的開放

蓬鬆的頭

垂在窗口為你呼聲

天真的孩子

指向你的提籃

「這束紅梅是我的

這捆白梅該我娶」

遲來的失意人

哀騰着你的提籃

空手的孩子傷心哭了

「明天請給我送束紅梅

「明天你悄悄地送來

不要讓人知道」

有個青年蹣跚着脚大聲的問

「你在那兒

讓我自己跑去討」

她送出了春的咐托

她的心用歡悅填滿

她輕聲的告別了山城

渡過不肯急流的嘉陵江

爬過了鮮死的山巒

卅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重慶

贈麗娜

S 歌
Y 德作

這些昔日的詩篇，
又重來你的手邊；
在鋼琴前坐下來吧，
那兒你的友人會將你陪伴。

別把譜細看，
讓琴快彈。
歡喜唱，不要吟！
這一切使你心歡。

哦，多反感的守初，
白紙上的黑字這樣纏綿。
饒你可愛的嘴裏吐出，
情人的心痛不堪。

歌德這首詩是一八〇〇年印出來的，寫作的年月恐怕還早一點。在當時，少男少女是非常喜歡唱的，大音樂家Schumann會翻把它譜出過。

譯者記：一九四一 一二，九

懷鄉曲

S 德
Y 自歌作

一旦實現我們的願望，
回到我們的故鄉，
盧廷維萊萊正多的地方，
晚歌時我們要對你致謝一場。
極樂的境地中進杯酒漿，
有困難奔時的懷鄉曲啊！
吸引我再回故鄉一趟，
回故鄉，永為我所有的故鄉！

莽原活葉文選之一（共六頁）

今天創作底道路

郭沫若作

莽原出版社印行

論詩的想像

王亞平

傳 錄

——新詩辨章之十五——

最偉大的詩人，是最富於「想像」的。「想像」不豐富的人，絕不能寫出感人的形象化的詩作。「想像」不但是詩的生命，也是詩人的生命，因為唯有「想像」才能給詩歌以藝術的力與光彩。也唯有詩人能將「主題」，「詞句」，「所表現的事物」，「巧妙地通過了自己的想像，才能創作出輝煌燦爛的作品。

李白的「雲想衣裳花想容」，「白髮三千丈」，「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杜甫的「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塵埃不見咸陽橋」……「李清照的「人比黃花瘦」等，當我們翻讀的時候，好像有一種魔力在吸引，在誘惑着我們，使我們反覆吟哦，千讀不厭，而且，把我們誘導到詩的境界，與詩人的想像裏去，使我們不自覺的與詩人的情感融化在一起了。這能說不是想像的力量嗎！

我之所以不喜愛韓愈的詩，便因為他的詩缺乏「想像」，而多是說理。特別讀他的長詩，往往叫人起厭倦之意。反之，我們為什麼喜愛萊芒托夫的詩呢？就因為他的詩最富於想像，他以豐美的想像，創造了形象化的形式，甚至把他所描寫的人物，背景，以及所附屬的東西，都形象化了，所以我們讀他的詩，——即如長詩「惡魔」，我們不但不覺倦厭，甚至不願放手。

「想像」對於詩歌的價值，很難以言語來估計。詞句之有否藝術的色彩，美，與力，完全由「想像」來決定。在詩

的創作上，我們并不十分着重天才，然而一個低能的詩人，絕不能創作出有形象性語言。因為「想像」很難由模仿而得到，所以富於「冥想」或「幻象」的詩人，多半「想像」豐富。厄克拉克索夫於「民衆的幻象」，濟慈耽於「美的冥想」，因而，他倆却創作出不朽的詩篇。我們在他們的作品裏，處處能發現形象化的詞句，他們都給我們創造了具體的形式。

但「想像」也不是絕對神祕，而不可企及的東西，它和詩人的「靈感」，「思想」，「情性」，「冥想」等，都有密切關係的。就是說，如果一個詩人，能培養高深的思想，涵養深湛的情性，創造自己的靈感，耽溺于孤獨的冥想，慢慢地就能發展起自己的想像來。從前一般人都認為靈感是神祕的東西，而大詩人普式庚就提出「在創作中可以培養詩人的靈感」，有寫詩經驗的人，都認為這話是非常正確的，因為靈感固然有時由於外界突然的刺激而產生，但如果你倦于寫作，倦于修養，又沒有敏感接受外界的刺激，那你的靈感永不會來的，所以經常的不倦息地寫作，才是培養靈感最好的方法。

靈感既然有時可以從創作的實踐中得到，而「想像」也可能由修養中或創作的試驗裏得，比獲如，我們經常地閱讀國內外優秀的詩篇，耳濡目染，看人家怎樣給詞句賦予了「想像」，看的多了，久了，在無形中就能影響自己的心靈，

促使自己的想像日見豐美。同樣是以形象的手法，表現女人的美麗，尼克拉索夫，萊芒托夫，德州然而却各有他的表現方法，——

除非瞎子才看不見，

看見她們的人都宣講；

她們一來宛如太陽照耀！

她們一盼——金錢不換！

——嚴寒通紅的鼻子

可是，在動蕩的水氣中，

時時地，輕輕地，戲弄着的月光

都比了那一種

同生命，同青春一般地，生動的微笑。

——惡魔

有荷溫柔的愛情的女人，

小孩兒，小鳥兒，

母親的心，蘆葦的身，

呂西，一個優美的女人。

——呂西，德木爾

這里，可以看出，詩人的思想，情感，對人生理解的不同，而他們以「想像」烘染詞句及人物的表現技巧也就各有異點。我們讀詩，也就要注意這些地方，如果能把各個詩人使用「想像」的技術多多研究，了解，等到自己遇到主題的時候，也就會怎樣運用「想像」的偉力了。另外，在自己不斷地創作中，也能培養，發揮自己的「想像」，首先，我們要下定決心，每一詩句都形象化，也就是每個詞句要巧妙地通過「想像」的烘染，在有了主題之後，要把握住主題的

特點，然後「集中」想像與「情感」，盡量在主題的特點上注射詩的情感，與綺麗的「想像」。這樣，在下筆寫作時每一詞句中就有詩人的熱情與「想像」。初稿之後，再一一檢查，有什麼地方不夠形象化，就詳加刪改，烘染，直到完全形象化而後止。

從反面來研究，沒有一點「想像」的詩句，不但不難刻作出優異的作品，簡直不能算做詩。最近，細讀許多大小詩刊，的確有一部分詩歌工作者，在默默地苦心創作，也間有可讀的佳作，是可喜的事；然而，另外有少數寫詩的，把詩看得太容易，寫作態度也欠嚴肅，不但主題選擇的不好，而詞句多順筆流下，毫無詩的情感及「想像」，簡直在那裏寫散文，——而散文吧，也不能算好的。

格達格達遊蕩……

日本鬼子大砲機關槍，

圍住張老三的村莊，

他想逃已來不及，

緊緊關上了大門。

他兒子拿起了鋤頭，

跑到河灘去和鬼子抵抗。

——影痕：黃河的激流

所以有人要揮戈返日，長駐「青海」的美景，要把握「時間」，一把把汗酒盛滿「歡樂」之盃。

然而雖然，人沒有盡學得了蛇的智慧。

在痛苦裏翻身，給煩惱絲束束如蠶蛹。

——呂亮耕：詠蛇

這樣的詩，為什麼讀起來，只覺得枯燥，沒有詩的情趣

，是完全因為作者沒能以「想像」烘托自己的詞句，前者是順筆滑下，後者是故意用生澀的字眼，冗長的句子，結果都顯得平板，庸俗。這種傾向，對於作者是危險的；對於新詩的發展是有害的。今日詩作者，必須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使不至順筆泛濫；必須豐美自己的「想像」，以「想像」，烘染自己的詞句。免得使新詩跨進歧途，使自己的作品流入庸俗。

一件藝術品的製作，正如科學家發明一種有益於人類的東西一樣，是非常不容易，必須經過千辛萬苦，流盡血汗，才能創作出來。即如寫小說，寫散文，有時也必須有豐富的「想像」，「冰島漁夫」、「倫敦的霧」，「被開墾的處女地」、「野草」等，可以說都是有形象性的優美的歌詩。詩是文學之天，是一切藝術的頂點，它的製作當然比其他都困難到千倍，萬倍。詩的起碼的條件，要做到形式的形象化，要求詩人去冥想，去想像，要站到現實以上，去表現現實，去形象主題。高爾基的「海燕」乃具形象的典範作品，作者以極高遠綺麗的「想像」通過了他的主題，預言着革命風暴的到來，他將自己的詩言都塗上形象的光輝，——

海燕叫喊着，飛掠過去，好像深黑色的閃電，箭似的射穿那陰雲，用翅膀刮起那浪花的泡沫。

作者以「深黑色的閃電」形象飛馳的「海燕」，以「箭似的」形象那「海燕」的勇猛與敏捷，正像大風暴式的革命將要到來的一樣，這才是詩人真的以「想像」給主題賦上了強烈的生命。再看魏爾倫怎樣形象「歡笑」吧，他寫着，——

歡笑像晴天的雲雀
歌唱着了。

輕輕一句，就把歡笑形象化了，這是最巧妙的使用「想像」的表現技巧。山得伯的「霧」雖然是最短的一首小詩，但因他能以奇妙的「想像」融化了主題，所以能成爲一首不朽的傑作，——

霧似小貓之輕步，
偷偷地爬上來了，
它靜靜地坐着，
看了看濃濃，城市

然後又沒聲地向前去了。

近讀哈化的「統治者」，雖然，有許多繁冗累贅不形象，令人厭煩的地方，但他有些地方，確實寫得很有形象化的

從高處去，那些船點綴着閃耀的水波，
正像將近黃昏的天上有一大羣的燕子

飛集到一片平滑而又穩定的水流上來
我等看砂洲上的蔓草的。

這也是最高越的形象的表現手法，所以一個有才德的詩人，他不但能「冥想」，還要有「敏感」，他要以自己的「情感」，「想像」將「人」「物」「自然」融而爲一體，再以最適宜的詞句表達出來。正如雪萊所說，「詩人并不找尋大世的幸福，只是將出沒在思想之荒野中的幻想的靈物當做糧食。」所以詩人多半愛孤獨，愛沈思，愛冥想，也唯有在這樣情境中，詩人才能煥發自己的「想像」，才能從中思慮，統一情感，才能從心靈深處洋溢起創作的泉源。
但詩人的「想像」，也不完全出於「深思」「孤獨」，「冥想」中得來，因爲今日之詩人，處在如此悲壯，複雜，劇

動，苦難的時代，如果只坐在屋裡去深思，也絕不會有新的多維性的主調上去煥發自己的「想像」。譬如古舍夫在詩劇「光榮」中寫飛機師，他必須了解飛機的構造，飛翔的情形，以及飛機師的生活情形，否則，他是不能下筆的。雨果之寫「滑鐵盧」，也唯有他到過戰場，真知道戰爭的一些實況，他才能在那王頂上發點自己的「想像」。我們必寫悲壯的戰鬥，後方的情景，生產的進展，就必須在常常在生活的實際中，在日常事物的觀察中，去培養自己的「想像」，一旦去寫詩，才能寫出形象，假如你一點新的知識沒有，你從那裏去使用「想像」呢？馬耶珂夫斯基爲了找尋題材，爲了創作，一天天在街頭，在人羣裏亂跑，滿有妙的思想，上衆的語言，有情象的句子，好的題材，就馬上記下來，回來再整理，那些最能燃燒自己情感的，最能激發自己想像的，就最

常把它寫成詩——這才是新詩人培養「想像」的最好方法，也是詩人的最可效法的創作精神。

現在，我可以下一結論，就是沒有「想像」的詞句，絕不能成爲詩的詞句；沒有「想像」的作品，絕不能成爲優秀的詩篇，一個詩人如果缺乏豐美的「想像」，他必然沒有發展的前途。「想像」是詩的，也是詩人的生命。今日詩人，必須從國內詩歌的優秀作品中，學習人家使用「想像」的表現手法。從日常生活，事物變幻中，大衆的語言中，以及個人孤獨的沈思，冥想中，去培養去激發自己的「想像」。然後，再於創作實踐中，鍛鍊試探駕駛「想像」的巧妙技巧；並立誓不寫不形象性的作品。能這樣，中國的新詩才不至走入庸俗之途，才能向更高的階段突進！

一九四二，三，末，病中。

下期要目預告

(一)

芍藥 (小品文)

郭沫若

小汽車 (小說)

孟引

新沙賽寧傳

蘇聯·P柯金勃
龍夫譯

四萬萬人的仇恨

長詩「全民抗戰」第二章

王余杞

小報告一則

老舍

抗戰以前，我沒寫過劇本。抗戰以後，劇運恆通，我也就見獵心喜，想多學點手藝。到今天止，我已寫過四本半劇了——其中有一本是與宋之的合寫的。最初的一本是「殘霧」。這只能算作初寫的草稿，不能算作完整的劇本，因為寫完了，我即到前方慰勞軍隊，未能修改。在滬和在別處上演，我也沒有看見過。據說，在各地上演，都相當的成功。我找不出牠所以成功的理由來。趙太侔先生告訴我：「寫過小說的人，對人格的塑造有些把握，所以可以寫戲。」此語若屬可據，就也許可作「殘霧」的一點成功之註解。

第二本是「國家至上」係與之的合寫的。在宣傳劇中，牠可以算作一本成功的作品。牠的好處也在於有人物。同時，牠的人少，服裝簡單，到處都可以因陋就簡的演出，只要演員善感，便能叫好。在物價高漲的今日，此點是值得劇作家注意的。

第三本是「強自忠」。沒有在大都市上演，因為牠不大像戲。怎樣才像戲，我對如今還不曉得，我只是不厭的去學習，也許有那麼一天我會豁然貫通的！

「兩子問題」是第四本，在滬上演，成績欠佳。毛和毛對話好，而動作少；我明白了一點為何戲劇必須用動作支持

第五本是「大地龍蛇」，還沒上演過，我也不願牠上演，因場面大，用人多，勢必賠錢。拿牠當作一個小玩藝兒談

着吧，也許怪有意思罷了。
現在還在寫劇，因患腰痛，進行甚緩，是否能成功，且不去管，多練習自有好處。我寫劇本，正如寫小說時，不求能成一象，只願寫得像點樣子，且有裨於抗戰，便心滿意足了！

新書預告

變底高歌

德·蒂奧蓉作

魏荒弩譯

在戰爭中歌唱

雷石榆著

哀河北

李岳南著

莽原出版社發行

九年以後

陶雄

——一名空軍之家——

時：九年後的一二八的上午。
地：大都市的一角。

人：

施太太，三十七歲，大學教授。

施小英，十八歲，施太太的女兒。

施少武，十七歲，施太太的兒子。

周校長，一位女士。

戴文光，二十三歲，施太太的姪姪。

陳千里，二十五歲，羅遜大學的學生。

陳長，小英的愛人。

錢志成，三十歲，施太太的弟弟。

曾任大隊長，現在空軍學校擔任飛行科長。

朱委員，新聞記者。

文藝作家。

通戰時生活的富足家庭。

施太太的會客室，位於一座小洋房的二層樓上。正面一扇大窗，懸起簾幕，看得見隔巷的小洋樓，

和立在巷內的電線杆頂。

右鄰正中一扇門通樓上頂是下樓的必經之路。

左鄰兩扇門並列，一扇通施小姐臥室，一扇通施太太和施少爺共有的臥室。

全家房屋僅此而已。室內陳設漂亮而簡樸。

牆上顯著的地方掛著一張巨大的人像，像中人穿著空軍軍裝。靠牆的什麼地方陳列著一座石膏塑像。

房內空無一人。電話鈴響了起來。

施太太施小英先後由自己屋裏走出，匆匆奔向電話機。看見母親已聽取得耳機在手，自己不及上前，施小姐便在適當地點停下了下來。

施太太：（接電話）喂，我施宅。

施：……不，我不是的……

你哪兒？……（用眼角斜睨著施小英）她，她，出去了……到哪兒去

了不知道。——（掛電話。搭動地）小英，你在這兒？

施小英：媽，誰來的電話？

施：（避免正面答復）我以為是舅舅來的電話呢。我以為他已經到了××，從飛機場先打個電話來告訴我

英：舅舅今天一帶飛到××來麼？

施：……準來，昨天有電報給我的。

英：那真好極了。舅舅一定會給我們帶來許許多多空軍的光榮消息的。

施：舅舅看見你們，一定也高興極了。自從上海開起火來以後，他整天在天空跟敵人拚命，一會兒東一會兒西，不覺已經快三年不跟我們見面了。他要知道他的天小朋友施小英再過半年就要拿到高中畢業文憑，他會多麼高興呀！

英：是的，媽。——（略一遲疑）剛才到底是誰打來的電話？

施：（不答）小英，你知道舅舅今天為什麼飛到××來麼？

第一幕

英：我知道。

施：爲什麼？

英：爲了安慰她。

施：安慰我？

英：今天是第九個一二八，爸爸保衛祖

國空戰殉職的忌日。

施：小英，你好。你知道，很清楚。

英：媽老以爲我是小孩子我十八歲了，

我永遠不會忘記一二八，媽的最傷

心的日子。

施：媽的最傷心的日子？

英：呢。

施：你錯了。媽不是一個老愛傷感的人

。爸爸是爲了保衛祖國而死的。爸爸

爸死得有代價。只要你們——你跟

小武都好，（有意義的）能夠體諒

媽的心，順着媽的意思，媽是不傷

心的。

英：妹真的不像以前似的傷心了，在今

天——一二八？

施：（拿煙）一二八是咱們家頂光榮的

日子。

英：（驕傲的）是的。頂光榮的日子。

施：往年在南京在漢口，在重慶，年年

都有許多人到咱們家來慰問咱們。

英：還給咱們帶來許多喫的用的裝飾的

東西。

施：他們來也爲的是瞻仰爸爸的遺容跟

塑像。（走到窗前）

英：他們怎麼會知道咱們家在哪兒的？

施：那都是空軍政治部的人員發動。

英：今年他們還會不會來？

施：說不定。

英：那咱們快收拾收拾房間罷。（站起

來整理什物，抬頭看見電話機，她

又想起了自己的心事。媽，我再問

你一次，剛才打電話來的究竟是誰

呀？

施：（仍舊不答）弟弟呢？這半天不看

見他了。

英：媽，你爲什麼老不回答我的話？

施：媽不喜歡提的事，你不應該老追問

。

英：（懷着少女的癡情）媽，告訴我，

是不是聯運大隊的陳千里陳發生打

來的電話？

施：你知道就不必問了。

英：他找弟弟說話？

施：他找你。

英：那姑爲什麼說我不在家？我剛才不

站在這兒麼？

施：今天一個禮拜天，你難得從學校回

來，媽不願意你再到別人處出去。

英：正因為難得碰到一個禮拜天，我才

特爲的他打電話給我的。媽不喜歡

我出去，我可以約他到咱們家裏來

。

施：可是你忘記三年不見的舅舅今天飛

到X\來看咱們了？

英：陳先生不是外人，他是爸爸的學生

，舅舅以前大隊裏的隊員。他也許

正想見見他們老上司呢。

施：（微愠）媽已經對你說過不止一次

媽不喜歡你同他來往。

英：媽——你——我——（欲言又止）

施：小英，你起的早，也許要餓了，下

廚去看看媽親手做的蛋糕蒸好了沒

有？

英：（擦着嘴）哦。（身子却不動

）

從窗外聽着洋樓發來的聲音：施太

太，在家麼？

施：哦。（一邊應着）一邊跑到窗口）黃

太太，有什麼事麼？

英：今天禮拜天，國貨公司有廉價貨，

你又難得沒有課，我想約你一塊兒

上街走走。

——施小英無精打采地走回自己臥

室。

施：謝謝你。可是真不巧，小英的舅，今天飛到××來看我們，我好傢應該在家等著迎接他才對。

聲：哦。小英的舅，是做大隊長麼？

施：他怎麼會有空到××來的？

施：志成已經不作大隊長了。他最近又受了第四次傷，身體不適於做隊上工作，調到學校担任飛行科長去了。

聲：哦。那我們改日再一道上街罷。問候錢先生。

施：真是對不起，過一天讓我來約你。

記著黃隊長跟弟弟。

聲：再見！

施：再見！

——施少武從外面走了進來。

施少武：媽，你跟我說話？

施：對樓黃太太。你剛哪兒去了這半天？

武：我就是跟黃太太家的弟弟一塊兒出去的。

施：你們到哪兒去的？

武：南機場。

施：南機場？

武：那孩子氣的走到母親面前，媽，我要告訴你一件事，你會樂壞了的。

（從懷裏掏出一份文件）

施：媽？

武：媽的孩子不願於媽的丈夫。

施：這是怎麼說？

武：我沒告訴媽，自個兒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告訴媽，媽可樂出眼淚來的。

施：說罷。少武，你這孩子怎麼學得這樣怪怪的？

武：嘛，娘娘怪怪的？媽可看錯了我！

施：你到南機場到底幹嗎去了？

武：我跟黃隊長都考上了飛行學生，我們怕價格檢不過，難為情，所以事先不告訴你。

施：考上了飛行學生，你？

武：對了。媽，你看（折起卷子來）這筋骨！不含胡能？

施：真的麼？

武：我沒騙過媽！入學保證書在這兒！

施：（遞文件）

武：（接過保證書）填了這保證書，就正式的飛行學生了？

施：媽還不信？

武：我信。（仔細的翻閱著）

施：（失聲的）媽，你怎麼沒有與出眼淚來？

施：（不答）……

武：（驕傲的）我是爸爸的兒子，不負媽的期望。

施：唔……（翻閱保證書良久，愈發把一條條的撕碎了）

武：（驚呼）媽！你幹什麼！

施：少武，你坐下，坐在媽旁邊。

武：（坐下來）媽！

施：媽問問你，你投考空軍，為的是什麼？

武：為了承繼父業，爸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空軍殉難的英雄。

施：爸爸死的時候多少歲？

武：二十九歲。

施：像爸爸那樣的身軀，不應該話到六十九或者七十九？

武：也可以。

施：爸爸為什麼祇活了二十九歲？

武：因為他保衛祖國，才犧牲了自己。

施：也因為他幹的是空軍！空軍的業務是危險的，危險的！

武：我不怕危險！我也不怕死！

施：可是媽怕你冒險。

武：（條地脫下身上的皮甲開）媽，你這的曉大利式飛行便帽！

施：記得你把爸爸這遺物交與我的時候

，你說過些什麼？

施：我記得。

武：媽說，穿著牠們就應該牢牢記著報

爸爸的仇！

施：報仇有好多方式。

武：我聽媽媽講。

施：譬如媽媽自個兒，在外面帶着許多

學生們努力教書，回家來辛辛苦苦

的教養你們姐妹，媽站至自個兒的

崗位上盡了她最大的責任。將來敵

寇被我們台民族偉大的力量所結合

成的鐵拳打倒之後，爸爸的仇就

到清償了。

武：媽說的當也對。

施：中國現在最等待發展的是國

工業，沒有日主的國防工業，國家是不

容易維持長久的光榮的。我願意你

參加這個部門，把你全部的精力

智力都貢獻給國家。

武：（走到窗口向下看了一下）

（勞隊來了，讓我下去看看。）

（應答候師的呼喊）

（走下樓去）

英

英：弟弟，你剛才跟媽講什麼來着？

武：（訴苦的）你說媽應不應該？我跟

黃繼一塊兒以飛行學校，好容易通

過了體格檢查，二十五個裏頭取了

九個，要說可真不容易。剛才帶着

保證書回來報告媽，以為媽一定會

覺得發瘋，可長你猜媽怎麼着？

英：恭喜你底到達到了目的，一年後你

就是一個跟爸爸一樣的空中英雄了

。可是媽怎麼說呢？

武：（搖頭）真是想不到。

英：她怎麼著的？

武：你瞧！（指地下碎紙）

英：把你證書扯碎了？

武：唔。可是媽還是不夠聰明，這兒

扯碎了，我不會再去要第二份，

英：我們應該原諒媽，媽是愛我們的

，今天又是一二八，媽最傷心的日

子……

——她太太在樓下喊：「少武！快

點兒下來！少武，少武！」

武：（對小英）

（走出去）

——小英獨自坐在裏面徘徊幾步，走

到窗口對着太空移了移身子，

然後急步輪向電話機前，又默

立一會，她突然把耳機拿到手

裏。

英：接飛機場……喂，飛機場麼？……

請你接大隊辦公室……喂，你哪兒

？你大隊辦公室麼？……請陳千里

陳先生講話……我施宅……（頓頓

回顯通樓下的房門）喂，你——我

是小英呵……你剛才打電話給我來

甚麼？……真是對不起，我出去買

東西去了……沒有買什麼東西，不

過是普通的日用品……我昨天晚

回來的……明天早上回學校，後天

還有一門考試，考完就放寒假……

對了，放了假咱們就可以常常見面

了……你快樂麼？……千里，我昨

天真非常快樂……我考完英文走到

院子裏的時候，給巧有一架飛機，

一架強透機從我頭上飛過……牠飛

得很低……我好像還看見牠回坐……

……我猜牠是你……猜對了麼？……

……哈哈……下次不要飛那麼了，我

的眼睛也不壞的……你想見我，今

天？……我不想見你，就不必打電話

給你了……可是我們忍耐兩天……

天我大致完了再會面好不好？……

那時你也許沒有空？那麼你現在就

來罷……到我家裏來……母親好像

不大歡迎你？不，你別那麼想……

施：太太在樓梯上說出的聲音：幾位先生
 勞步得很，請坐一坐，我把這些貴
 貴的禮物送上去。少武，你好好陪
 先生們談談，我馬上就下來。

英：（急迫地）不，我今天不想去，
 你知道，今天是一二八，而且身
 還要來看我們呢……就這樣罷，你
 上馬來……我要掛電話了……回頭
 見！

——施太太抱著許多廚勞品走進來
 小英張皇地掛上電話。

英：（搭訕地）媽，客人都走了？

施：（上下打量着女兒，半晌）你給誰
 打電話，小英？

英：朋友，一個女同學。

施：女同學？（擱下東西，走向前拉女
 同玉，凝注她的面龐許久，自語）
 無邪的美目，善良的而貌，十八歲
 的女孩子，是什麼使你學會說謊的
 ？

英：媽，我沒說謊。

施：（微愠）你不應該欺騙媽。告訴我
 ，老老實實的，你給誰打電話來着
 ，剛才？

英：媽！

施：說。你又給媽所不喜歡的陳千里打

電話了，是不是？

英：（坦然）是的。

施：爲什麼？媽剛才還跟你說過，叫你
 不要跟他來往，可是你拿媽的話當
 耳邊風。你打電話給他，有什麼事
 ？

英：沒有。

施：沒有事，那你爲什麼不能跟他斷絕
 來往，讓媽歡喜？

英：因爲——

施：什麼？

英：（硬着頭皮）因爲我愛他。

施：你——愛——他？

英：（點頭）……

施：一個媽不願意你愛的人？

英：（沉吟久之）我不懂媽爲什麼不願
 意他——這樣一個完美的，站在最
 前衛衛祖國的空軍軍人。

施：爲了你的幸福。

英：祇有在跟千里一起的時候，我才有
 幸福。

施：可起你忘了，空軍軍人所能給你的
 幸福是短促的。

英：媽，我不懂你意思。

施：空軍軍人，整天在懸崖峭壁上玩兒
 火，他的生命比別人短。

英：祇要有真正幸福，一秒鐘不見得不
 如一百年。

施：那是詩人的說法，詩人常會叫你上
 當的。

英：可是媽說過，死有重於泰山，有輕
 於鴻毛，愛人能夠拿自己危險換取
 萬人的安全，就是死，譬如爸爸，
 他的遺族仍舊是感到幸福的。

施：你的口才很好。

英：……

施：媽說不識你。

英：……

施：可是你不應該對媽太殘酷了。

英：我從來不的，媽知道。

施：你不應該在今天媽最傷心的日子，
 來傷媽的心。

英：媽，你說今天是個什麼日子？

施：媽，最傷心的日子。

英：可也是咱們家最光榮的日子，媽剛
 才說過。

施：這光榮是爸爸犧牲了生命才掙給我
 們的，也是媽用九年前的「一二八」以
 後所有的苦痛日子換來的。

英：（顯出了孩子氣）照媽看來，爸爸
 殉國以後，咱們究竟是光榮多，還
 是苦痛多？

施：這很難分析。這是矛盾的，複雜的。

英：每年到了今天總有大批的，認識的

或者不認識的人來對媽致敬，送給
我們大量的慰勞品，這種光榮是少
有的。

施：是的。可是這種光榮，咱們家已經
夠多了，我不願意我的下一代再
有他們。

英：媽像我這麼大的時候，也不願意有
這種光榮麼？

施：記不得了。
英：媽，我要問句傻話，爸爸是學什麼
的？

施：先在大學裏學西洋史，一個一等一
的好學生。

英：後來呢？

施：你真聰明，後來成了美國的航空學
校。

英：媽認識爸爸是在什麼時候？

施：爸爸剛進航空學校的時候。那時媽
也在那兒進學。

英：那時媽也會想到空軍軍人的生命
比別人危險？

施：那時媽還是個木頭子。媽崇拜英
子（縮住嘴）

英：媽這陣空中英雄，媽為什麼干涉我
子婿不公平？

施：什麼？

英：媽自己愛飛飛行員，媽可不許我……

施：（怒）你說的簡直不成話！小英，
媽對你說，從今天以後你不准再跟
陳千里來往！你還沒有到法定的年
齡，媽可以干涉你。

英：（無言答對，啾泣起來）……

施：（和煦地）小英。

英：（哭聲漸大）……

施：（更和煦地）小英，媽媽的寶貝。

英：媽，噯……

施：你又跟媽鬧脾氣了麼？

英：沒有。

施：你還肯不肯替媽做事？

英：媽吩咐罷。

施：把茶几上那張照片遞給媽。

英：（探眼淚）這地地，媽看這張跟爸
爸合照的照片，又要傷心了。

施：媽會傷心。小英，你仔細看看這照
片裏的媽。

英：小英柔順地倚在母親懷裏，當
年那件……

施：那件……

英：那件……

施：那件……

英：那件……

施：那件……

英：我不會用恰當的形容詞，可是我有
了我這張美麗的照片以後，我……

施：（嘴角漾出）朱小英，你的話說得
很漂亮。

英：可是這是真情。

施：（笑臉倏焉而去）你再看看現在的
媽。

英：（服從地看了看，低頭，不說話）……

施：多少皺紋，臉上有……

英：沒有多少。

施：眼皮也鬆弛了，垂掛下來了。

英：媽仍舊很好看，很年輕，像三十不
到的人。

施：媽老了。

英：九年來媽太寂寞了，太辛苦了。

施：媽是一個熱情的人，她是媽已經過
了整九年的冰雪生活，以後還要繼
續過去麼？

英：是的。

施：春天看見樹在開花，秋天
獨自對著……

英：媽的……

施：媽的……

英：媽的……

施：媽的……

英：媽的……

施：媽的……

英：媽的……

施：媽的……

甚不為的使念爸爸，熱愛爸爸。

施：更爲的是培植你們——你跟少武！

英：這，我聽了解。

施：小時候，照應你們的飲食寒暖，長大一點，留意你們的學業，快成年的時候，一個更重大的問題來了，使媽每天提心吊胆的，睡覺都不得安逸。

英：（垂頭不語）……

施：女孩子的婚姻關係著她一生的幸福。

英：（以手弄衣角）……

施：媽的生活經驗比你豐富，你承不承認？

英：當然的。

施：媽犧牲了自己大半生的幸福，祇是爲給你造幸福，你知道的？

英：我知道。

施：媽在你身上的一舉一搭都是經過慎重考慮的，你相信？

英：我相信。

施：媽干涉你跟陳千里來往，祇是爲了不讓你再蹈媽的覆轍再跟一個祇能給你短暫幸福的人結婚，你也懂得？

英：我也懂得。

施：那麼，小英，你告訴媽，你以後不再跟陳千里見面了。

英：媽！

施：你對媽說。

英：可是——

施：對於一個這樣愛護的人——媽，你不應該給她一點快樂報答麼？

英：應——該。

施：那麼你對媽說罷，你以後決不再跟陳千里見面了。

英：（延遲不說）……

施少武的聲音：周校長，請你們在這兒等一等，我進去通知母親一聲。

武：（壓著嗓子）媽，周校長來了，還帶著好幾十個小學生呢。

施：（激動地）哦？怎麼辦，這屋子容不下，怎麼辦！

周校長笑容可掬地出現在房門口，小英急避去。

周：施太太，好久不見了。

施：是的。周校長，你好啊？

周：弟弟妹妹都好？

朋友，真是難逢。

周：這是民衆，特別是我們知識分子！對於衛國殉職的志軍戰士跟他的家族，應有的表示。

施：趕快請小朋友們進來休息罷。

周：不。我們的人太多，這屋子容納不了，就讓他們在外面罷。

施：那怎麼成呢？

武：讓我出去招呼他們進來。（欲出）

周：不。（攔住他）施少爺，不要去。

（轉身出門，背向室內）立正！——

（向右看齊！——向前看！——稍息！——立正！——轉身入室，手擎錦旗一面，上寫「萬古流芳」，必恭必敬地）施太太，施少爺，今天本人代表實驗小學學校，在本市教育界全體，向你們致敬，並且獻上這一面錦旗。這菲薄的禮，至願施家長偉大的功勳，你們多年來家庭幸福上的犧牲比照之下，是異常渺小的。我們希望繼任笑納牠的同時，也接受我們致獻的最虔誠的敬意。

否則，我們就成太慚愧了。（獻上錦旗）

施：（接過錦旗，眼內蓄著興奮的熱淚）謝謝你們，謝謝你們，趕快請小

轉

朋友們稍息罷。

周：不。他們另外還有一點小小的表示

• 潘行素，你做指揮，帶著全體小

朋友唱「深閨裏人」歌。

小女孩的聲音：大家發備！——

——

——副校長站在門口間或替他們打

著拍子。

歌聲：

好花還須綠葉，

美果要水灌溉；

將軍建立奇勳，

莫忘深閨裏人！

將軍執戈持鞭，

玉手親磨短甲；

耳旁盡語懸懸；

「細心更須大胆！」

將軍升空飛寇，

芳心乘風馳驟；

美目凝注大蒼；

「勝利永屬吾郎！」

將軍凱旋歸來，

笑口從此常開；

席上二三佳結，
件件是假烹調。

將軍殺身成仁，

閨中水不知春，

遺孤弱息織織；

「教養責任吾肩！」

好花還須綠葉，

美果要水灌溉；

將軍名垂史乘，

莫忘深閨裏人！

——深閨裏人

施：（眼淚奪眶而出）哦……哦……

武：媽——你太興奮了！

周：稍息！

施：現在可以請小朋友們進來坐坐了罷

周：不，不吵鬧你們了——這些孩子淘氣

得很。

施：少武，快拿果子給小朋友們吃去，

多拿一點。

周：（推辭）不要了，不要了。

——施太太施少武捧了許多剛才拿

進來的慰勞品——水果糕點走

出門去。

周：（對門外）你們每人拿一個「謝謝

施太太先生。

——施太太又進來。

施：這些孩子真是可愛極了。

周：現在我們可以去了，耽誤了你們半

天，真抱歉。

施：哪裏話！我這屋子實在小，我也不

強留了，少武，你同小朋友們到樓

底下房裏的客室裏去坐坐，他們走

到這兒，又殆了半天，實在累了，

應該讓他們歇歇。

施少武的聲音：哦。

周：那也好。施太太，改日再見了。有

空請到學校裏坐坐。

施：一定來的。再見。謝謝你們。（揚

聲）小朋友，謝謝你們呵！

周：（替小朋友回答）不謝，施太太。

（轉身對門外）立正！向後轉！（

又轉身向施太太招呼了一下，便走

出去了）

——戴文光抱著許多禮物走進來。

施：（送到門口，熱情招呼着）不送呵

，小朋友們，周校長，常常來玩呵

。（說完，又走回屋）

戴文光：（放下禮物，走到人前恭恭敬

敬行了三鞠躬禮，然後）媽媽，

「你仔細聽！」

施：文光，你幹什麼帶這麼多東西來？

戴：孝敬姨媽的。媽寫信來老是責備我。

「為什麼不常常來來給媽請安？」

「可是我那學校離這兒那麼遠，有什麼辦法！今天難得來了，當然應多帶點東西來孝敬姨媽。」

施：（善爾）你很會說話，坐罷。

戴：姨媽也坐。

施：學校的伙食還好？

戴：媽嗎乎乎。剛才那麼多小孩子又是來慰問姨媽的？

施：是的。

戴：姨媽姨媽真是了不起的人。怎麼半天不看妹妹？

施：在屋裏有事呢。那紅紙盒子裏是什麼東西？

戴：姨媽愛喫的燕窩酥。

施：那大盒子呢？

戴：送妹妹的一件絲絨衣料。

施：工破費你，現在絲絨太貴了。

戴：這兒還有一件比較珍貴的禮物——

（從懷裏掏出一只皮質小方盒子，遞給施太太）

施：（接了過來）這也是送給妹妹的？

（打開盒蓋，取出一只鑽石白金指

）這東西不是可以「便送人的呵！

戴：不敢隨便，這是一輩子只有一次的東西。

施：（回眸瞥視小英臥房門一眼，微笑不言）

戴：想請姨媽轉交。

施：這必須先求姨媽做主。

戴：從你六歲時候起，姨媽就疼愛你。可是這不是光靠姨媽做主的事情。別的父母另當別論，姨媽是有足夠的能力支配姨媽的兒女的。

施：不由受戒指的人親手接受這戒指，你不會有幸褔的。（遞還鎖戒）

戴：（經過來，默然）……

施：（感藉地）你很漂亮，你曾會說話，你一定會成功的。（對臥室）小英，出來玩，表封來了。

施小英的聲音：「嚶，來了。」

1——戴文光把鎖戒套在手指上。

施：我祝你一舉成功。

英：（站起身，不禁有點忸怩）剛來，

戴：（站起，不禁有點忸怩）剛來，

英：（站起，不禁有點忸怩）剛來，

戴：（站起，不禁有點忸怩）剛來，

英：（站起，不禁有點忸怩）剛來，

戴：（站起，不禁有點忸怩）剛來，

英：（站起，不禁有點忸怩）剛來，

「才珍說這話好聽。」

戴：妹妹走進去睡午的時候，我聽她笑

然說她一片寂寞的悲哀。我以為是

個字牌兒，她不出來的時候，她

來這兒，她下地。

英：（善爾）你說話。

施：你們在這兒說話，我下去看看我做

的蛋糕好不好。走了出去。

戴：妹妹今晚的畢業式。

英：（善爾）你說話。

戴：畢業之後，妹妹什麼打算？

英：我先聽張哥的話。

戴：爸爸總送我到法國去繼續學美術。

英：（善爾）你說話。

戴：（善爾）你說話。

英：（善爾）你說話。

戴：（善爾）你說話。

英：（善爾）你說話。

戴：（善爾）你說話。

英：（善爾）你說話。

戴：（善爾）你說話。

英：（善爾）你說話。

戴：（善爾）你說話。

英：（善爾）你說話。

戴：（善爾）你說話。

英：（善爾）你說話。

戴：（善爾）你說話。

英：（善爾）你說話。

戴：（善爾）你說話。

英：（善爾）你說話。

戴：（善爾）你說話。

英：（善爾）你說話。

戴：（善爾）你說話。

面可以欣賞，觀看飛機到天上可……

英：（不投機，不再再下去）各人的看法不同，算了，我們不讓這個問題罷。

戴：（趕忙掉轉話頭）我今天給妹妹帶來一份薄禮，祝妹妹畢業考試名列前茅。

英：謝謝。可是那似乎太早一點。

戴：妹妹不拒絕我？

英：表哥說的是話。

戴：（取一個紙盒在手）妹妹猜，這是什麼？

英：（不大感興趣的）甜食。

戴：北平店裏買來的北平蜜餞，妹妹最愛吃的。（打開盒子，取出兩三塊）

英：（吃著一塊）味道好極了！

戴：（遞打斷大戲盒）這是一條絲絨衣料，花色妹妹喜歡嗎？

英：（不假衣料就著身子略一試）美術家的眼光不會錯的。（指著衣料）

戴：（接過來，戲般的）讓我來疊。英：（不假眼線看戒指）這有新近買的送禮只戒指？

英：這也是我送妹妹的一件禮物。（趕趕著來抓她的手）

英：（掙脫手）表哥知道，這東西是不能隨便用來做禮物的。

戴：如果我買這戒指的時候，手是顫抖著，獻給妹妹的時候，心是跳躍著……

英：（垂頭不語）

戴：（上前一步，半跪著）妹妹是我的光明，是我的靈魂，是我的……

英：（側過身子）……

戴：我是妹妹的忠僕，腳底下殘踏的鞋……

英：妹妹如果答應我的要求，我們的幸福會和太陽一樣的偉大會和天地一樣長久。

戴：表哥，不要說這個謊。

英：暑假後，爸爸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戴：（遞去）表哥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英：（遞去）表哥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戴：（遞去）表哥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英：（遞去）表哥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戴：（遞去）表哥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戴：那波蘭州係是幸福的生活，漸漸北……

英：（遞去）表哥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戴：（遞去）表哥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英：（遞去）表哥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戴：（遞去）表哥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英：（遞去）表哥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戴：（遞去）表哥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英：（遞去）表哥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戴：（遞去）表哥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英：（遞去）表哥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戴：（遞去）表哥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英：（遞去）表哥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戴：（遞去）表哥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英：（遞去）表哥送送我出洋，我可以奉……

武：(一邊往裏走，一邊打着手勢高聲
 朗誦) 英俊曼曼是這樣，先作半個翻
 筋斗，到了頂上，趕快改做半個滾
 斗！(才) 嘿，表哥在這兒我都忘了，沒
 來陪你。

武：(強自鎮定) 少武，你到那兒去了
 ？(哦，那班小孩子都走了罷？)

英：(聲音不大自然) 千里，你來了！
 陳千里：掛上電話，我馬上就跑出來，
 大營門口雇到一輛車子，請好一塊
 錢，特別加快，四十五分鐘就到
 了。

武：哩，陳大哥，剛才我說的對不對，
 英俊曼這樣做？(以手做勢)

陳：對，對，有你的。

英：弟弟真是的，客來了還沒請人家坐
 ，就拉着人問長問短的。

武：我走了，妹妹。(有意義的) 祝你
 幸福，願你永久快樂。(有禮貌
 的一鞠躬後走出去)

英：(勉強應付的) 表哥不再玩一會兒
 了！

武：我送表哥出去，願帶在樓下接舅舅
 。

陳：(也走出去)

陳：你這表哥倒挺漂亮的。

英：漂亮是他的外形。請坐罷。

陳：桌上的東西又是老百姓送來的慰勞
 品麼？

英：是的，

陳：老百姓對我們空軍真不錯

英：這也是空軍自己光榮的戰績換來的
 ，噢一個果子？

陳：好的。

英：我來替你削。(削果子)

陳：母親呢？

英：在樓底下蒸蛋糕，

陳：她們是能幹人。

英：她蒸的蛋糕味道美極了，跟外頭買
 的全不同。(評果子)

陳：(嗅果子) 謝謝你。

英：甜不甜？

陳：不但甜，而且蜜。

英：蜜從哪兒來？

陳：你手上。

英：拿來我嘗嘗。(嘗了一口) 噢不出
 蜜味兒來。

陳：(嘗過再嗅) 現在不但有蜜味兒，
 又多了一層芳香了。

英：噫！

陳：(兩人相視而笑)

英：你電話裏說，過幾天你也許沒有空
 ，你要調到別處去麼？

陳：(故做憂慮狀) 是的。

英：(迫切地) 你調到哪兒去？

陳：很遠很遠的地方。

英：(更緊張地) 你不回來了麼？

陳：(微笑) 回來的。三五天就回來。

英：(鬆弛下來) 哦！你嚇死了。這麼
 嚇嚇人！

陳：我試試你關不關心我。

英：那還用試麼？你這人！你到底要到
 哪兒去？

陳：最近到了一大批新飛機，轟炸機
 都有，長官派我們去取，我是一小
 隊的領隊。

英：(雀躍) 真的麼？我們又有新飛機
 到了。

陳：是的。轟炸機，這一兩天內就有一
 批先到。

英：好極了！有多少架數？

陳：數量太極了，足夠打擊敵人的。

英：把新飛機取來之後，你就不離開
 了？

陳：飛機取來，我們加緊訓練新戰鬥員
 。

英：近來新畢業出來的飛行員一定很多
 罷。

陳：(搖頭) 一般民衆對於參加建設大

空軍的熱情似乎還不夠，雖然他們對於空軍人跟戰績非常敬佩。

英：千里，你看弟弟的體格怎麼樣？

陳：一個標準的空軍預備兵。

英：（得意的）他已經考取了飛行學校了。

陳：真的麼？他怎麼沒告訴我？

英：千里，你再瞧瞧我。

陳：瞧你的玉容！

英：（嬌嗔）瞧我的體格！

陳：站起來。她作了，轉過去。（她作了）再轉回來。（她也作了）比李霞卿強的多。

英：你再說說看。
陳：比那個從前演電影叫李旦旦，現在駕飛機叫李霞卿，這兩年在美國大受歡迎的女騎士不強的多。

英：真的麼？
陳：我是陳鐵嘴。
英：（嚙住笑，矜持半響，突然跳上去抱住他）千里！我真高興……

——施太太端着蛋糕，不聲不響地走進來。

施：（含笑地）文光，別太忘形了！
——施小英陳千里慌慌地分開來。

施：哦！是你！

陳：（尷尬地）怕母。

施：（對小英）表哥呢？

英：（垂頭）去了。

施：（勉強應酬）陳先生什麼時候來的？請坐罷。

陳：哦，哦。

——沈默。

施：陳先生晚上不忙？今天怎麼有空來的？

陳：（臉紅）這一禮拜我才出來了一次，而且不久我還要離開這里。

施：哦，我說話多蠢，陳先生別多心。最近要到別處去？

陳：是的。

施：不回來來了？

陳：不，還回來。

——沈默。

施：（思考之後）小英，你下樓去看看少或到哪兒去了。喊他回來。

英：喂。（往外走）

施：你餓不餓？喫一塊蛋糕？

英：我不餓。（走出去）

施：（取蛋糕盤客）喫點蛋糕，陳先生

陳：謝謝伯母。（取蛋糕在手）

——沈默。

施：本來陳先生在我們舍下是客人，我不應該說這話的；不過陳先生許是先夫的學生，又跟舍弟同過事，我們坦率地談，也不妨。

陳：伯母有什麼話，請說罷。

施：小英還在求學時代，她不應該離開異姓來往。

陳：我們不過是偶爾見面。

施：能夠不見面，對於她的學業更有益處。

陳：（不說）現在不是光緒二十九年，正當的社交是不應該禁止的，禁止之後對於小英的學業反倒會更有害處。

施：可是你們的交往已經超過了「正當」的限度。

陳：伯母這話怎樣講？

施：譬如剛才

陳：不瞞伯母說，我們彼此是真正互愛的。

施：陳先生，你真愛小英？是真愛？

陳：當然的，我在伯母面前宣誓！

施：那麼，請你放棄你對小英的希望罷。你們相處，你是不會給小英幸福的。

陳 第

陳：我不明白伯媽的意思。

施：你忘記你是空軍軍人了？

陳：我從來不忘記。

施：抗戰以來，你調動過多少地方？

陳：很多很多。

施：新婚之後，生活像糖像蜜，一個命

命下來，要你馬上調到別處，你把

你的新婚愛妻怎麼辦？

陳：這不是有的事。

施：抗戰可是長期的，長期的。

陳：我可以隨時隨地的帶著她在一起，

隨時隨地的盡我所能給她安慰。

施：你說孩子話，那是事實所不能夠。

陳：說了表一定這樣作，我對伯母保證

施：可是你對自己究竟能不能長久不遇

危險，都沒有法子保證的。

陳：（有點誠懇說服，可是停了一會）

我相信小英對幸福的看法跟伯母不

一樣。

施：小英還是小孩子，她眼前不顧後的

。

陳：年青人只要抓住眼前就行了。

施：可是做母親的人替她兒女的幸福

想得太多了。先夫殉職已經整整九年了

，我辛辛苦苦的把小英拖到這麼大

，我不能把她再投進和我自己一樣

的命運中去。

陳：伯母老把飛行看成跳大坑，這是根

本出發點的錯誤。

施：小英是我的女兒，我有權力按照我

的觀點來處理她的一切。

陳：伯母未免太專制了。

施：你不要忘記，小英才十八歲！

陳：好，我尊重伯母的意思，今天走了

以後，就再也不來了。

施：你是一個有信用的人。

陳：再見！（往外走）

施：再見！

陳千里打開房門，錢志成迎頭

走了進來，小英少武一邊一個

簇擁着他。

錢志成：喂！你在這兒！好久不見了！

（熱情地握手）

英：千里，你到哪兒去？

施：弟弟，你們三個走上來，怎麼一點

聲音都沒有！

錢：我要給你一個意外的歡喜，我要讓

你一抬頭就看見我已經站在房間裏

，使你一大跳！（拉着陳千里走進

房裏）

武：我們三個是躡着腳走樓梯的。

施：弟弟，你受了四次傷，外表上怎看

不出來。

錢：嚇，你瞧我這子裏的內都穩成了什

麼？可是，沒關係，在學校裏休養

幾天，我還是一副好戰鬥員。右

手仍然抓住陳千里，左手抓住他姐

姐的手）姐姐，你好啊！我們有

三年不見了。

施：難得你還肯老遠的來看我。

錢：姐姐，你不是那麼漂亮，那麼年青

，你倒像我的妹妹。

施：你真會說笑話。你才下飛機？餓不

？先喫塊我特為你蒸的雞蛋糕，還

是接從那鄉個做法。

錢：（大口迎喫糕）氣死上海沙利文

！天津教士林也得關門！

施：我要走了，大隊長！

錢：（戲玩笑的）胡說！我來了你就走

，簡直自無長官，

陳：不，我本來就樂走的，不要不，我們

還不會在房門口碰頭呢。

錢：得了得了，坐下罷，寒兩塊蛋糕，

咱倆今天得才講講。

陳千里只得又坐下來，小英也

來陪坐。

施：弟弟，弟弟近來好罷？懷孕是月了

沒有？

錢：她剛好，若是那麼興高采烈的，沒
事跑到五通橋峨眉山玩玩。孩子
也快出世了！——至多兩個月。養
個男的，又給國家儲蓄一個飛行員

武：這些話回頭再說。先請舅舅給我
們講空軍故事罷。

英：不，講「新事」，空軍裏頭新近發
生的事。講「故事」！

錢：故事新事全不講，你們先給我來杯
茶，行不行？

施：唉！我真忙昏了！弟弟來了，連杯
茶都沒倒！

英：我去倒去。（對陳千里）你陪我。
（拉他一塊兒去倒茶）

武：舅舅，圖海文是不是從前在航校你
第一次帶飛的那個東北學生？

錢：你還記得麼？

武：他現在可轟動世界了！從前，他還
送過我一只鋼種飛機模型呢。

施：少武，你真是沒禮貌。烏鳥養年不
見，來了也該讓他歇歇，讓他跟媽

錢：那沒關係。等我歇歇，喝杯水。（

對少武）我就給你們講故事，哦，
講「新事」。

——茶來。錢志成一飲而盡。

施：芬芳，你那女孩子，今年多大了？
錢：三歲半。長得真漂亮，比她母親媽

錢：好，現在開始說盡了。你們要
聽高志航，還是劉梓剛？

武：這些全不要，從「中國的空軍」上
，我們已經知道得太多了。

英：我們要聽新鮮的。

陳：大隊長，你把郝鴻藻郝教官的事蹟
說給他們聽聽罷。

錢：千里，你別再喊我大隊長了，得已
經不做大隊長，可是將來總有一天

我還會東山在起，那時你不喊我可
也不行。

陳：現在我喊你教官罷。

錢：也不好。你就喊我——（看看小英
又看看陳千里）痛痛快快，你就喊

我舅舅拉倒了。（自己哈哈大笑起
來）

——施太太想說什麼可沒說出來。
小英羞澀地垂下頭。

陳：那怎麼成呢，教官？
錢：得了得了，水仙不開花兒——別裝
蒜了。有什麼不成的？你們的事，

我什麼都知道，雖然我已經三年沒
看見我的外甥女兒。

武：（雀躍）就那套辭罷，喊舅舅頂親
熱。現在開始講故事，哦，講「新
事」。

施：少武，你什麼也不知道，請說什麼
！到櫃這兒來。（把他拉到身邊，
可是一會兒他又走開了）

錢：現在開始講了噢，大家聽着，郝鴻
藻，航校二期三傑之一，你們都知
道？

英：都知道。

施：弟弟，你也真是，在外面，日空軍
，夜空軍，回到家裏，還有興趣講
空軍。歇歇，喫點東西，講講開心
，好不好？

錢：多對他們講講，可以多引起他們對
航空興趣。

——施太太大無可奈何她嘆一口氣，
側過身子去，表示不參加他們。

錢：在學校的時候，郝鴻藻跟劉梓剛齊
名，作戰以後，劉梓剛有了擊落敵
機十一架的記錄，郝鴻藻可一架也
沒有。

武：那是為什麼呢？

錢：戰事剛發生不久，南京有一次頂激
烈的空戰，六架敵機圍住了郝鴻藻
一架攻擊，郝鴻藻左砍右殺，以一
當六，幹了足足二十分鐘，把敵機
之中最頑強的兩架殺退之後，他實
在精疲力盡，不能對那愈逼愈緊的
其餘四架反撲了。

英：別的戰友怎麼不快來救他呢？

錢：別的戰友各有各的對手，都分不開
身。

武：郝鴻藻還不快快突圍麼？

錢：他當然得突圍。可是，嗚！一個勛
斗翻過去，上頭一架敵機在擊着！
嗚！一個急俯衝鋒下來，下邊又是
兩架在窺伺！郝鴻藻看看危急萬分
，巴！一員上將，手執機關槍，騰
下追風馬，閃電般的救駕來也。

武：（急迫地）那是誰？

錢：（搶答）劉梓剛！

錢：對了，劉梓剛解了郝鴻藻的圍。兩
人回到飛機場，低頭一看，嚇，郝
鴻藻身中三槍，鮮血淋漓的直流。

英：傷的是要害麼？

錢：是要害。

英：還治得好？

錢：治是治好了，可是一時不能繼續作

戰，郝鴻藻就被調到本部當參謀去
了。

武：當參謀多沒意思。

陳：是呵，郝教官見了人就說：「參謀
參謀，媽的我是現役軍官一架敵機
沒打下來，還參的那門子的謀！」
郝鴻藻在本部祇賦了幾個月，就自
己請調到學校當教官來了。

英：是舅舅那學校麼？

錢：是的。他到學校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是想藉學校的飛機練習他的技術
，將來好重上前線。

武：學校也有驅逐機麼？

錢：那時學校還在籌備期中，祇有一架
極老極老的老霍克。

武：老，沒關係，是驅逐機就得。

錢：郝鴻藻也是這樣想的。可是教育長
對他說：「你飛這架飛機是可以的
，可是不准做特技。」

武：不准做特技，還飛個什麼勁兒呢？

錢：是呵。他嘴裏答應着教育長，肚子
裏可說：「我有把握。」一升起到
空中，他立刻就作起特技來。

英：他做什麼來着？

錢：先是連翻九個筋斗，握着，倒飛了
二十三分鐘。

武：好傢伙！

錢：好傢伙？巴！就是這一傢伙，翅膀
飛掉了，機身像炸彈似的掉下來！

英：哎呀！

陳：郝教官完了！

錢：事後檢討，郝鴻藻違反軍令，亂做
特技，是不應該的。可是客觀地講
起來，空軍軍人一般都有這樣一種
傾向：第二線的想上第一線，地面
工作的想改服空中勤務，這實在是
值得驕傲跟安慰的。

武：將求我做了飛行員，一定也是這樣

英：千里，現在要派你當個站長，你幹
不幹？

施：（這時她的感情複雜透了）小英，
你同媽一塊兒下廚房看看菜去，舅
舅怕的要餓了。

錢：（攔阻）不要去了。隨老媽子去弄
罷。這兒認得正起勁。而且我也不
餓。

——施太太只得又坐下。

——大家休息一會。錢志成又喝一

杯茶。

武：舅舅，接講第二本。

信

施：（忍不住加入之語了）說到老百姓對蔣飛行的熱誠，我禁不住想起英武在杭州的那次失事來。那已經是一十一年前的事了。

錢：對了，姐夫那要不是老百姓救護，說乾在洋山裏都沒有人知道。

施：我趕到他失事的地點去看他的時候，他已經住在老百姓家裏三天了。你們知道，他睡在哪兒？

英：哪兒？

施：人家新造掃帚的床上，那是他們家最好的一張床，一間房。老太太的犧牲更大了，她把她最寶貴的老母雞連殼了五隻，作湯給英武喫。

錢：還有那個小孩。

施：對了，剛走的時候，他們那一個胖娃娃把她的廚葫蘆碰碎了。

他捲住我的衣裳說：「太太，那位從天上下來的先生衣裳扯破了一大塊，我把我的這點兒儲蓄送給他買件新的，不知道夠不夠？」我，我的眼淚花花流下來了。（現在她的眼淚又幾乎流下來）

！大家感動的嘆息着。

武：舅舅，你把你自己的戰史給我們再

講一點兒，好不好？

錢：我自己的，沒什麼可講。

英：一定得講。要不，你的大小朋友今晚不讓床給你睡。

錢：我請一位學校的科長，給你們聽。好不好？

英：也好。

錢：駐在我們學校的一個大隊，有一次新到了一批驅逐機。這批飛機性能好極了，可是在試車的時候，發動機架都有雜音。隊上的人跑去報告了大隊長，因為怕貿然飛上去失了大事，連人帶機一齊毀滅，這筆損失對於國家可太大了，大家都認為應該先報告上級，等派高級技術人員來檢查過再說。

施：這是應該的，學生命做孤注沒意思。

錢：可是警報來了，放着飛機不用，讓他在飛機場上推炸麼？

英：那怎麼辦呢，在這危急當口？

錢：學校一位飛行科長聽見了，跑到機場，聽了聽那雜音，他不怕，一個

躍身進了機艙，他在天空表演了十分鐘的特技，安然回到地下。

武：這樣一來，隊上的人都願意傷了

錢：敵人來的時候，他們替里拍拉給了

他一陣好打，幹下四五架。

英：那位科長呢？

錢：他自請處分，因為亂用別人的戰鬥機，可是上邊來了回電——傳令嘉獎了。

武：那雜音究竟是怎麼回事？

錢：新牌子的發動機，聲音聽着別扭，其實沒毛病。

英：（已經猜着了）舅舅，那飛行科長是誰呀？

錢：（微笑不言）……

陳：唔，就是這兒。

英：（歡呼）哦，Hurrah，舅舅萬歲！

施：弟弟的英俊，不減當年。

英：舅舅還得給我們講「新事」。

錢：不講了，不講了，舅舅累了，喫點鐵蛋豆，應該換點兒花生米了。

施：去年重慶大轟炸的情形，你知道麼？

錢：知道一點，他一來總是一二百架，目標老是飛機場，跟嘉陵江沿岸的重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的新廠。敵人擊這麼大的賭本來跟我們壓

實，是刻不來的。現在冬天我們加緊充實自己，等開春，大批新飛機來了；我們得給點顏色敵人看看！

武：我們又有大批新飛機要來麼？

錢：唔。第一批這一兩天就到。陳：不久我也要到邊疆上去取飛機呢。

錢：哦？那更可見我所說的有根據了。現在我鄭重地告訴你們：中國的飛機是不缺乏的，缺乏的是源源供應止煉的後繼飛行員！

武：舅舅，你看我怎麼樣？

錢：標準的空中戰士！

武：那麼，舅舅幫幫我忙罷。

錢：你有這志向麼？好小子！（從懷裏取出報名書保證書等）報名書，保證書，都給你帶來了。（拍胸脯）一切責任在我身上！（對施太太）今天一二八，我帶你兒子去考空軍，這是提醒他警報父仇的意思。姐姐，你一定高興極了罷？

施太太啼笑皆非。回答不出話來。

武：媽媽不一定高興極了，可是我要告訴舅舅一句話，舅舅準定會樂出眼淚來的。

錢：什麼？

武：（驕傲地）我已經考取了舅舅那個學校，我已經是舅舅的學生了！

錢：什麼？你再說說看？

武：只要舅舅在這保證書上蓋一個章，就一切完備。

錢：好小子！好小子！（使勁拍少武的背）

施：弟弟，要喫飯了，等下子再讀這個，把保證書先交給我替你們收起來。

錢志成毫不游移地遞保證書。

施太太伸手來接。剛要拿到手，門外突然有人敲起門來。

錢：（縮回手）誰？

施：請進來。

朱委員偕同新聞記者文藝作家抱着許多慰勞品一同走進來。

朱委員：施太太，今天我們代表全市人民團體，來向您致敬，同時，也奉送一點點小小的慰勞品。

施：不敢當，不敢當。收東西，尤其不敢當。

朱：別客氣，理當的。（介紹）這位是名記者牛先生，這位是文藝作家楊仁先姑。

新聞記者：（出名片）這幾位？（指錢志成他們）

施：這是舍弟錢志成……

朱：哦久仰久仰，錢大隊長！（握手）

施：他現在不做大隊長了，在飛行學校担任飛行科長。

記：那更好了，那更好了，飛行科長為國儲才，責任更重大。那幾位呢？

錢：這是我甥女施小英，那是我外甥施少武，已經考上了飛行學生，一年後就要出來跟敵人幹了。

朱：了不起，了不起，那一位呢？

錢：編逐大隊的分隊長陳千里先生，有五架的殺敵紀錄，現在是我們一家了。他，他是我姐姐的歸客，女婿。

施太太睜他一眼。

施小英扭倪一下，接着又和陳千里相視一笑。

朱：（向施太太道喜）恭喜恭喜，多請我們喫喜酒呢？

施：（客套的漫應着）沒有沒有，還早呢。

小英千里以為母親認可了這件事，不禁喜形於色，趁人不見偷偷互相捏了捏手。

偷偷互相捏了捏手。

文藝作家：（半天不說話，可最說起

來一鳴驚人）這叫做一門飛將！

朱：一門飛將，好，這四個字恰當極了

。將來真是歷史上的—段佳話呢。

施：請坐罷。小英，少武，你們倒幾杯

茶來。

——大家就坐。

記：我們進來的時候，你們正談得興高

采烈，是不是在談空軍戰蹟？

武：是的，舅舅已經給我們講了半天了

。

記：不能再講一點，讓我們飽飽再福

呢？

朱：你好像到報紙上去發表，是不是？

記：聽過。

錢：也可以。

作：我根本反對。咱們今天來是負着慰

問的使命的，不應該吵鬧施太太。

我們要聽錢先生的講演，應該特為

的集一個茶會。只是不知道我約的

茶會，錢先生，施太太各位肯不肯

賞光呢？

施錢等：當然當然。我們一定參加。

作：那好極了。我另外還要請各位告訴

我一點各位的生平，我把他們詳細

地記載下來，整理一下，寫成一部

作品，名子就叫「一門飛將」，或

者叫「空軍之家」。

記：偉大偉大！

——施小英捧蛋糕饗客。

英：我們的平凡的事蹟，能夠得到楊仁

先生用天才的筆來加以描述，我們

真是太榮幸了。但不知楊先生什麼

時候可以寫成？

作：（以叉執糕，認真的思索）一

年！一年完成！今天是二月二十八

號，我當着諸位發誓，在今年十二

月三十一號以前，我一定完成「一

門飛將」的初稿！

朱：要是到期不能交卷呢？

——作家以叉指太陽穴，情勢非常

嚴重。

朱：你要自殺？

作：我決不自殺！我將集中我的生命力

的全部，繼續努力，在下一年的年

底以前，必定能夠完成！

——全體哄笑。

施：楊仁先生真是一位有趣的人。

朱：（看錶）我們可以走了罷？

記：我要求施太太施小姐允許我替你們

五位合照一張「一門飛將」。（不

等允許，就取出照相機來）

武：好極了。舅舅，我這便帽戴得合式

罷？要不要再歪一點？

錢：沒挑剔。你這準空軍氣死真空軍！

（站起來走到記者面前，豫備被照

）

——小英千里牽着手也走過來。

施：（只得也走過來）我希望朱先生不

要把這照片發表出來才好。

記：我負責，製版一定製得清楚，並且

擱在白新聞紙的報上發表。

施：（不便再說）哦，那沒關係。

記：請施太太站在正當中。

朱：陳先生跟施小姐再靠攏一點。

記：還得靠攏一點，不然，顯不出親密

來。

作：手，牽起來，這個姿勢。（作勢）

——千里小英相顧而笑。

記：（夏的一聲照完用）好了，謝謝，

謝謝。

英：我們應該謝謝朱先生呢。

朱：我們走了。我還有一個會呢。

記：好，再見。

施：再見。

作：錢先生，施太太，我的茶會一定要

到呵。日子定了，我專函奉邀。

錢：準準準來。不送呵。

——三位客人走出來。

施：少武，你去送送

記：（翻身把門堵住）不要送，以後我常來的。

武：好，朱先生，你慢慢走，照片印好送我一張呵。

——趁著送客混亂之際，千里小英依偎著溜進小英臥房去了。

施：這班人真有趣味。

武：媽，你現在可以答應我進飛行學校了嗎？

施：爲什麼現在可以？

武：明天報上就發表出來咱們是「一門飛將」了。我，我不是一個小「飛將」麼？

施：報上儘管發表報上的，咱們還按照咱們的方針做，報上發表的事情有幾件是真實的？

武：可是媽已經答應姐姐跟陳大哥結婚，媽爲什麼不答應我進飛行學校？

施：媽偏心！

錢：我沒有答應姐姐。

武：（茫然）什麼？你們說什麼？

施：（訴苦的）媽不准我進飛行學校，我先拿回來的一份保證書就被媽扯

碎了。

錢：什麼？姐姐，你不讓少武學飛行，給他爸爸報仇？

施：飛行太危險了，弟弟，你姐姐只有這一個兒子，你姐姐寂寞了整九年，辛辛苦苦的好容易才把他拖到這

麼大。你得體諒姐姐的心。

錢：（毫不體諒的）你是留學生，你是大學教授，你怎麼會有這種落伍的見解，吝惜自己的孩子，不讓他報效國家？

施：我讓他報效國家的。我決意讓他參加國防工業的部門。

錢：你以爲國防工業就安全麼？沒有強大的空軍抓緊制空權，你就睡在家裏喫飯，也還是不安全的。去年敵機轟炸重慶，你知道，就有好多認真工作的技術人員，在他努力趕工的時間，跟他的工廠同歸於盡了。

施：這危險究竟比較小。

錢：飛行的危險性其實也不大。這幾年飛行的技術逐漸在進步，中國的空軍逐漸在發展，將來總有那麼一天

御飛機會跟開汽車一樣平常的。

施：你姐夫是駕飛機作戰死的，我永遠不會忘記。

錢：你兄弟駕飛機作戰已經三年了，可是祇不過受了幾次傷。現在他依舊生龍活虎似的。

施：（有點相信）弟弟，真的麼？將來飛行真的不危險了？

錢：將來中國空軍數量愈來愈大，本質愈來愈高，跟敵人成爲均勢的時候，我們就更沒有什麼危險了。

——忽然，小英屋裏發出清脆婉長的歌聲。一支有名的戀歌：

「Let me call you sweeter」

「——客室裏寂靜了。」

施：（眼睛凝睇入神，如癡如醉的）十幾年前，我站在鋼琴旁邊對着英武唱過這支曲。我把牠教會了小英，現在她也對着她所熱戀的空中人唱起來了。（陶醉於過去的青春熱戀的回憶中）

錢：（聲調裏也汪進了柔情）這支歌甜得很。

武：（小聲地）這叫「Let me call you sweeter」。

——窗外有大批飛機的鳴叫聲。錢志成施少武一齊跑到窗口去張看。

——聲音漸大。隔壁歌聲聲聲莫然
停止。

錢：（大呼）新飛機！我們的新轟炸機

來了！九架！又九架！

武：那兒還有九架呢！

錢：那邊，也是九架！九架？九架……

噯，八十一架！第一批就是八十一

架！

武：以後還有罷？

錢：多着呢？（簡直是吶喊）中國是不

缺飛機的！中國現在缺的是駕飛機

的人！你們這些做母親的，趕快把

你們合乎飛行條件的子弟獻出來罷

！

——施太太也跑到窗口，向外張望

。

——飛機聲更大了。

施：（至機聲噙噙）九年前的今天，

我獻出了我親愛的丈夫；今天，我

又獻出了我辛辛苦苦撫養大的骨血

——我的唯一的兒子！

武：（雀躍）媽，你說什麼？你再說！

你再說！

施：媽讓你進飛行學校了。

武：（跳起來擁擁媽）只一會，又跑到

舅舅面前！舅舅，給我在保證書上

蓋章罷！

錢：好！（蓋章後，在少武背上使勁一

拍）小子！好好兒幹罷！

武：還有一個保證人，我找陳大哥做。

（跑向小英臥室，推開門，他忽然

天笑起來）看見囉，看見囉，姐姐

跟陳大哥——（因驚）（回頭）媽

，真笑死人了！（一面往臥室跑一

邊說）給我蓋章罷，陳大哥！媽許

我進飛行學校了！

——蓋完章，三人一塊兒走出來。

英：（滿面春風，伸起手）媽，你瞧！

（一只寬寬的扁扁的金戒指在手上

施：（含笑，真憤地）祝你們永久互愛

永久快樂！

——電話鈴急響。

錢：（接電話）喂，你哪兒？……找

施宅……找誰？……陳千里？

……你哪兒？……（對陳千里

）哦，飛機場打電話找我！

陳：（接電話）喂，你哪兒？我是陳千

里呵……哦，大隊長，有什麼事

？……明天早上就出發邊境取飛機

去？……好極了！……現在馬上就

回來？你有訓話？……好，我就來

。（掛電話，取帽子）小英，我走

了，回頭見，大隊長派我明天就出

發取飛機去。（攥她的手）

英：幾天回來？（戀戀不捨地）

陳：大約三五天，也許三兩天。伯伯，

教官，不，舅舅，我先走了。

施：你不喫了飯去麼？

陳：不能等了，大隊長叫我馬上回去。

英：（叮嚀）取了飛機回來，馬上來阿

陳：當然。（欲去）

施：（追上）千里，你——你是我的

好女婿。（拉拉他的手，表示「前

嫌盡釋」）

陳：（高興得說不出話來）媽！

錢：（對少武）我帶你到南機場去辦手

續，招生委員我都認識。

武：我們跟大哥一道走。

——三人出

施：早點兒回來喫飯呵。

英：（以手送吻）千里，路上保重，隔

來就到家來，最好先打個電話。

——飛機聲又出規。母女二人跑到

窗口張望。

英：第二批飛機又來了！

——聲音漸大。

陣

施：九架！九架！

英：三隊，四隊，三十六架！又是三十六架！

施：（向樓下）弟弟，少武，手續辦好

早點回來喫飯呵！（接着又忙忙的

看天空）是的，又是三十六架！

英：（向樓下）千里！路上保重！回來

就打電話給我！

——機聲愈來愈大，顯然飛行已經

飛臨頭頂上。在男女歡呼聲中

——

——幕——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小健十月生

日之午後脫稿

文協成都分會

會務報告

總務部

本年三月一日在青年會舉行的會員

大會產生了第四屆的理事——李劫人

、葉聖陶、陶雄、牧野、陳翔鶴、王余

紀、王冰洋。候補理事是車瘦舟和蔡子

插。

第四屆理事隨即召開第一次會議，

分配工作，計為：李劫人陶雄擔任總務

，葉聖陶牧野主持出版，陳翔鶴王余紀

王冰洋車瘦舟蔡子插負責研究。

本年度的中心工作，第一是充實筆

陣。從第三期起，每期容量擴充為七萬

字，份數至少三千冊，稿費每千字十五

元至二十元，稿件出版部審慎選擇，

寧願毋遺。其他進行計畫，設立會所，

都在計劃中，在沒有具體決定辦法以

前，我們暫時不多說什麼。

這里，我們應報告各位會友一個

大好消息，就是：今年嘉樂製紙公司在

李劫人先生的主持之下又捐贈給我們一

大批的上等嘉樂紙。對於李先生和公司

的隆情，我們感佩得幾於涕零。除去永

銘肺腑而外，我們更當以加倍的努力來

答報他們的期望。

在經濟方面，今年本會是比以前歷

年寬裕。除了嘉樂紙，我們又得到芬原

出版社的合作，筆陣的負擔因而減輕不

少。市政府補助費，仍和去年一樣已

經開始具領。教育方面大約無甚問題

。今年我們辦經濟雜誌既難免優美工

之能不開展，能否收獲效果，就要看

親愛的全體會友努力的程度了。

此外，還有幾件瑣事須要報告：

一，計畫恢復「文訊」，作為會友

相互連絡的通訊工具。

二，重辦登記，征收會費，最少五

元。

三，已繳會費會員訂閱「筆陣」得

享受八折優待權利。繳納會費

達三十元以上者奉贈「筆陣」

一年。

四，聯誼會幹事一人，月支車馬費

一百五十元。現暫由車瘦舟實

友担任。

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

芬原出版社

小蘭花

蒂克著

編後雜記

在目前出版物，第一感覺困難的要算印刷——這情形好像到處都如此。過去，本刊對於這一層，也是最願痛。然而，這一期居然按時出版了。這不能不感謝奉原出版社出版部負責人周鼎文君的苦勞！今後，本刊決定可以按期送到讀者面前了。

這一期，我們刊登了兩篇論文：「今天創作底道路」曾在張煌先生主編的「創作月刊」創刊號上發表過，但是郭沫若先生對於他這篇論文認為很滿意；希望更多的人都能有機會看到它。並且他又囑咐：這篇文章算是給「筆陣」的專稿。「人的歷史」是一篇很實在的論文，尤其對於小說中的人物，闡述得更為精到。同時在文字方面，也着實做到了深入淺出的工夫。

「刀環夢」是我們由郭沫若先生從前主編的「文藝工作」(該刊文稿雖已編就，惜未出)那裏要來。陳翰鶴先生的小說，一向是很穩重的。此篇多在心理方面的表現，對於「李陵」的性格刻劃，頗為明顯。

陶雄先生的「九年以後」(又名「空軍之家」)，這是作者很心愛的一篇較長的獨幕劇。作者服務空軍機關有年，對於空軍中的人，事，觀察甚為透澈，他的短篇小說集「四〇四號機」和「藍」以及「驛站之夜」獨幕劇集，多「描寫」航空圈」的人物。「九年以後」雖長過二萬多字，我們為了給讀者一個整個的輪廓，就把它一次刊載了。

向讀者報告的：本刊下期將有兩個長篇連載：一為王余杞先生的長詩「全民抗戰」；一為彌沙先生的翻譯蘇聯，

比爾，別洛且爾可夫斯基的「左邊的月亮」四幕十一場劇本。另外，李劫人先生也會允許給「筆陣」翻譯一篇法國的長篇小說。但近時尚未接到此稿，想係正在譯作中。

近來常常接到各方朋友(多係文協會友)來函索閱本刊，然皆無能以應命，殊為歉甚！因本刊係全部委託「奉原」出版，經費方面，與本分會完全無關，雖本分會各理事，亦都是自費訂閱。故特請諸會友暨各方友好原宥！再者，本分會已與「奉原出版社」商定：凡本會會友向「奉原」購訂「筆陣」者，皆以八折優待。

本刊自本期起，編選方面多為葉聖陶先生負責，我在出版部只是打打雜而已。

(牧野)

目錄

下期要目

(二)

不是小問題(小說).....	蕭夢若
水石(小品文).....	郭沫若
沉默的邦齊(小說).....	猶太人·相葉茂作
左邊的月亮(四幕十一場連載).....	李劫人·翻譯
光明的尋求者(詩).....	王余杞
全民抗戰(長篇連載).....	王余杞
刀環夢(長篇連載).....	陳翰鶴
九年以後(長篇連載).....	陶雄
空軍之家(長篇連載).....	陶雄
四〇四號機(短篇小說集).....	陶雄
藍(短篇小說集).....	陶雄
驛站之夜(獨幕劇集).....	陶雄

莽原出版社總啓事：

爲了疏散，爲了運輸，爲了物價，讀者們，不正對「新書刊」在感頭痛嗎？

出版界和讀者是一家子，自然，讀者們的痛苦，出版界應當要分擔的；所以由出版部編行一個。

莽原文訊

創刊號六月二十日出。內分文藝，書報評論和內容介紹，作家生活，新書消息，文壇活動，讀者通訊等欄。

由營業部加強

「郵售股」和「自由訂戶」

兩項，井正擬優待「請索讀者」辦法中。

這些辦法，對讀者們的痛苦，自然不敢說一網打盡；然而總會解決一些。

不過，出版界和讀者是一家子，總要在相互的撫愛下，才會結實的。

再者，目前物價高漲，印費當然也是，老實說：「對於本刊，不但賺不了錢，怕還要送幾個本」。當着計算定價，也要考慮好幾天，怕的傷了讀者，又怕傷了本錢，而結果也只算上實際成本，對於心血，時光就只好獻給讀者了。

這點，希望讀者們，朋友們了解，還要原諒，概沒有贈閱。

還有，爲要使本刊普遍起來，多見幾個讀者，所以公開徵求「特約處」，如願合作請來函接洽，自有優待。莽原出版社謹啓

莽原文訊

莽原出版社出版部編行

創刊號六月二十出

投稿簡章

- 一、出版消息印刷研究和作家生活。
- 二、書評評論和內容介紹。
- 三、文藝作品（字數以兩千爲限，特約者例外）。
- 四、讀者通訊。
- 五、讀者調查。
- 六、讀者心得。
- 七、來稿一經登載，酌酬本訊和贈本社發行書刊，九折優待。
- 八、來稿本部有刪改權，特約者例外。
- 九、來稿登載與否概不賒還，附足郵資者例外。

莽原出版社郵售股

地址：成都祠堂街二二五號

努力為文化服務

竭誠謀讀者福利

代辦各種圖書雜誌

手續簡便 辦理妥善 寄遞迅速 售價低廉

- 一、凡向本社郵購者請將姓名地址用正楷分詳詳細寫明。
- 二、書籍或雜誌名稱、冊數、份數、出版處、編者或譯者、起迄期數、均請詳細開列。
- 三、書款可託銀行匯兌或購郵局匯票。不通匯兌處郵票代洋十足收用，但以一元以上為限。（限用者不收）。又因戰時信件往返延時日，書款郵費請預為預付。
- 四、代辦圖書不另收費，但郵寄費由購者負責。附有書款之信件請掛號寄下，勿寄現鈔，否則本社不負責任。
- 五、書刊寄出在途，如有脫誤或發生意外事件，除掛號寄本外本社可代為查詢外，概不負責任。
- 六、未購之刊如未能收到而來函查詢時，請寫明前寄書刊名稱、冊數若干、書刊名稱，并須與前信同樣之具名。請勿名說費用。
- 七、戰時物價漲落不定，規定售價僅維持若干時日不能預料，常以款到時門市售價為準。
- 八、讀者不知書名，請詳述需要性質或內容及閱讀程度，本社可負責介紹或選購。
- 九、來函有所詢問或承購書刊，如事項及名目較多者，請標名一二三四等條，以便投寫，以便逐條答覆，或逐項照臨，迅速寄奉。

莽原出版社郵售股

為外地讀者謀便利

特設「自由訂戶」

- 一、預帶訂費者于前刊刊名籍及寄刊地址，本社於接後，即製成訂單，按寄發刊物。
 - 二、刊物零售價為計算，從定費中扣除。
 - 三、預費。費本社負責，以示優待。如須掛號請先聲明，以便照辦。如有更改請隨時通知。寄刊地址中途改訂，種刊物，可隨時通知支取，以便照辦。
 - 四、訂費。由本社發奉清單，請按單寄費，以便隨時發新刊。
- ### 「自由訂戶」之便利
- 一、個人預繳上三十二元可定雜誌十種。
 - 二、個人預繳四元可定雜誌十種。
 - 三、雜誌數十種。
 - 四、新出出版均儘量發給訂戶。
 - 五、可以隨時雜誌中途。刊價損失。
 - 六、探問詳情請向本社。
 - 七、探問詳情請向本社。

文壇雜訊

(孟超來信)

……至于拙作自當繼續奉寄，惟現下尙無成稿，容過些日必可報命也。桂林朋友常接近者已代為約過，雲彬兄除囑先向兄與聖陶先生致意外，他將另有專函致葉先生。弟近與郁風，秦似，葉淺予，丁聰，田漢，瞿白音，白維諸位創刊一藝術綜合叢刊，內容包括文藝，戲劇，繪畫，音樂，電影……各部門，創作與翻譯，理論與作品，並加重視，祈兄幫忙寫稿並盼向文協諸友一約。……來函請寫桂林八桂路集美書店轉。

弟孟超上四月二十二日

莽原出版社

門市打開，着重批發，郵售本版書刊，附代經售外版書籍，莽原稿紙，特別廉價，不日即有大批外版書運到。

本刊稿約

- 一、凡屬於藝術各部門而富於戰鬥性的創作和翻譯均所歡迎。
- 二、來稿務請編寫清楚，稿紙最好用有格的，否則請註明每頁若干字。
- 三、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四、寄稿最好用掛號，以免遺失。
- 五、投來之稿，收到後概不答覆。不用之稿，附足退件郵票者，皆退還。
- 六、來稿一經登載，酌致薄酬，每千字八元至十五元。
- 七、來稿請寄成都信箱一二八號文協出版部或成都祠堂街一二五號莽原出版社收轉文協出版部。

本刊擬登譯作

快樂王子

南朝金粉

(歷史劇)

「全民抗戰」

長詩分章連載

英國，O，王爾德著
巴金譯

S Y 作

王 余 杞 作

嘉樂紙廠

股份有限公司

爲人類文化努力服務

爲抗戰建國奠立基礎

出品精良 定價低廉 交貨迅速 確守誠信

爲西南首屈一指之機器造紙公司

電報掛號：四七八六

總公司：四川樂山縣演武街五十五號

電報掛號：二六六一

分公司：重慶南岸海棠溪鹽店壩二十七號

電報掛號：三六六四

成都下中東大街二十三號崇德里內

辦事處：宜賓復興路

內政部備案登記證字第六九六八號

每冊：嘉樂紙四元五角

